

十三經注疏

十四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四(四之三)

十四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言猶道也鄭自莊公

而賢者陵遲朝無忠正之臣故刺之。裘疏羔裘三章章

字或作求朝直造反下及注同風福鳳反疏四句至朝焉

作此詩道古之在朝君子有德有力故以風刺其今朝廷之

人焉經之所陳皆古之君子之事也此主刺朝廷之臣朝無

賢臣是君之不明亦所以刺君也。箋言猶至刺之。正義

曰言謂口道說諸序之言字義多為道就此一釋餘皆從之

下篇之序猶言莊公則此莊公詩也故言莊公以明之以桓

武之出朝多賢者陵遲自莊公為始故言自也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如濡潤

均侯君也箋云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言古朝廷之臣皆

忠直且君也君者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

音旬侯韓詩云侯美也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淪淪變也

猶愛也之子是子也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疏

授命之等。舍音救王云受也沈書者反喻以朱反

羔裘至不渝。正義曰言古之君子在朝廷之上服羔皮為

裘其色潤澤如濡濕之然身服此服德能稱之其性行均直

且有人君之度也彼服羔裘之是子其自處性命躬行善道

至死不變刺今朝廷無此人。傳如濡至侯君。正義曰如

似濡濕故言潤澤謂皮毛光色潤澤也洵均釋言文侯君釋

話文定本濡潤澤也無如字。箋緇衣至畏之。正義曰經

云羔裘知緇衣者玉藻云羔裘緇衣以楊之論語云緇衣羔

裘是羔裘必緇衣也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鞶注

云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是緇衣為朝服也玉藻云諸侯

朝服以日視朝故知緇衣羔裘是諸侯之朝服也以臣在朝

廷服此羔裘故舉以言是皆均直且君言其有人君之度孔

子無雍也可使南面亦美其堪為人君與此同也正其衣冠

以下論語文。傳淪變。正義曰釋言文。箋舍猶至之等

訓羔裘豹飾孔武有力豹飾綠以豹皮也孔彼其

之子邦之司直司直也疏羔裘至司直。正義曰言古

為袖飾者其人甚武勇且有力可禦亂也彼服羔裘之是子

一邦之人主以為直刺今無此人。傳豹飾至孔甚。正義

曰唐風云羔裘豹袖然則緣以豹皮謂之為羔

裘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袖飾異皮孔甚釋言文

求其是也三英祭考晏鮮盛貌三英三德也三德剛

柔采克柔克正也祭考意○晏於諫反

諫反彼其之子邦之彦考彥士之美稱疏彥考

正義曰言古之君子服羔皮為裘其色晏然而鮮盛考其

有三種英俊之德祭然而考多考彼服羔裘之是子一邦之

人以爲彥士考刺今無此人○考三德至衆意○正義曰英

俊秀之名言有三種之英故傳以爲三德洪範云三德一曰

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注云正直中平之人克能也剛能

柔能謂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剛則疆柔則弱此陷於滅亡

之道非能也然則正直者謂不剛不柔每事得中也剛克者

雖剛而能以柔濟之柔克者雖柔而能以剛濟之故三者各

爲一德洪範先言正直此引之而與彼倒者以經有正直無

剛柔故先言剛柔意明剛能柔能亦爲德故也洪範之言謂

人性不同各有一德此言三英彥考亦謂朝夕賢臣具此三

德非一人而備有三德也地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至德敏

德孝德彼乃德之大者教國子使知之耳非朝廷之人所能

有故知此二德是洪範之三德周語稱三女爲祭是祭爲衆

意○傳彥士之美稱○正義曰釋訓云美

士爲彥舍人曰國有美士爲人所言道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

焉○遵大路考摻執子之祛考遵循路道摻執持

子於道中見之則欲摻持其袂而留之○摻所覽反徐

所斬反祛起居反又起據反袂也摻音覽袂面世云○無

我惡考不寔故也寔速也箋云子無惡我摻持子之袂

然○惡為路反注同寔市坎反疏遵大至故也○正義曰

故也一本作故考後好也亦爾疏國人思望君子假說得

見之狀言已循彼大路之上考若見此君子之人我則攬執

君子之衣祛考君子若忽我留之我則謂之云無得於我之

處怨惡我留考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故也言莊公

從王又與執共文故為攬也說文摻字山音反聲訓為斂也
操字彙此透反聲訓為奉之二者義皆小異喪服云袂屬幅
祛尺二寸則袂是祛之本祛為袂之末唐羔裘傳云祛袂末
則袂祛不同此云祛袂者以祛袂俱是衣袖本字則曰袂
類以曉人唐風取本末為義故言袂末。傳薄大路方
乘速。正義曰釋詁文舍人曰秉意之實。薄薄大路方
摻執子之手方。箋云言執王。無我謂方不害好也
觀棄也箋云觀亦惡也。好德善也子無惡我我乃。公不
速於善道使我然。觀本亦作觀。作觀市由反或。鄭音
為醜好如字鄭云。疏。傳觀棄。正義曰觀與醜。字醜
善也或呼報反。疏。惡可棄之物故傳以為棄。子無得
棄遺我箋準上章故。云觀亦惡意小異耳。

遵大路三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唯
好色也。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疏。女曰雞鳴三章章
六句至好色。正義曰。說音說下同好呼報反。疏。六句至好色。正義曰。說音說下同好呼報反。疏。六句至好色。正義曰。說音說下同好呼報反。

義曰作女曰雞鳴詩者刺不說德也。以莊公之時朝廷之上
不悅有德之君子故作此詩陳古之賢士好德不好色之義
以刺今之朝廷之人有不悅賓客有德而愛好美色者也。經
之所陳皆長古士之義好德不好色之事以時人好色不好
德故首言先言古人不好美色下章乃言愛好有德但主為
不悅有德而故作序指言刺不悅德也。定本云。義與生字
理亦通。箋德謂至德也。正義曰。經陳愛好賓客思暗問
之故知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士大夫君子之物辭未必
爵為大夫士也。下箋云。士大夫以君命出使者義亦於此
指刺好色。經無好德之事。此則經陳好德文。異於彼。於此
箋辨其德。女曰雞鳴士曰昧旦。箋云。此夫婦相警覺以
音。昧。警。子與視夜明星有爛。言小星已不見也。箋云。明
音。星。尚。爛。爛。然。旦。於。別。色。時

○攬力旦反見賢遍反又如字將翔將翔之鳥與焉於
○攬音早本亦作早別色彼列戶。將翔將翔之鳥與焉於
政事則翔翔習射箋云。弋繳射也。言無事則往弋射鳥焉。以
待賓客為燕具。弋。手職反。鳥音符。聞音。解。繫音。灼。本亦作

繳。疏。女曰至與焉。正義曰。言古之賢士不留於色。夫妻
同寢相戒風興其女曰雞鳴矣。而妻起士曰昧旦。

女曰雞鳴

矣而夫起夫起即子與也此子於是同興而視夜之早晚
皇尚有懶然早於別色之時早朝於君君事又早終問暇無
事將翔翔以學習射事也射鳥之與鴈以待賓客為飲酒之
羞古士好德不好色如此而今人不好有德唯悅美色苟刺
之○箋此夫至留色○正義曰士女相對與語故以夫妻釋
之工者男子之大號下傳言問方政事習射待賓客則所陳
古一是謂古朝廷大夫士也雞鳴女起之常節昧且士自起
之常節皆是自言起節非相告語而云相警覺者見晝忘齊
君子恒性彼既以時而起此亦不敢淹留即是相警之義也
各以時起是不為色而留也○箋朝星至色時○正義曰正
藻說朝之禮云羣臣別色始入以別色之時當入公門西
又早於別色時○箋弋繳至燕具○正義曰夏官三矢皆起
矢弗矢用諸弋射注云結繳於矢謂之繳矯高也葉矢象
弗之言射也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射羅之也然則繳射謂以
繩繫矢而射也說文云繳謂生絲為繩也○下言加之與
子宜之○宜有也箋云言我也子謂賓客也○所弋之鳥鴈我
有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箋云宜乎我燕樂賓客而飲
音洛下同○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實主和樂無不安好

○借音皆樂
音洛下同○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實主和樂無不安好

疏
我欲為加且之賓而用之與子賓客作有差之儀共食

之宜乎我以燕樂賓客而飲酒與子賓客俱至於老言相親

之極沒身不衰也於飲酒之時琴瑟之樂在於侍御有有

酒又以琴瑟樂之則賓主和樂又莫不安好者古之賢士親

愛有德之賓客如是刺今不然○傳宜有○正義曰釋言文

李巡曰宜飲酒之肴○箋言我至共有也○正義曰言我釋

詩文與之飲酒相親故知子謂賓客故以所射之鳥鴈為加

三之實與君子共有之若然曲禮云凡進食之禮左肴右

食大夫禮云又案公食大夫禮皆無用鳥鴈之以此得用鳥

鴈者公食大夫自是食禮此則飲酒彼以正禮而食此以相
好且燕其饌不得同也曲禮所陳燕食之饌與禮食已自不
同明知所飲之肴又當異於食法故用鴈為加三也三年之
外別有此肴故謂之加也箋宜乎者謂閑暇無事宜與賓客
燕與上宜有別也○傳君子至安好○正義曰解其在御之
意由無故不徹故飲則有之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懸三無

故不徹琴瑟注云故謂災患喪病傳意出於彼文此古上燕
有大夫當云不徹懸而唯言琴瑟者證經之琴瑟有樂懸者
亦有琴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雜佩者珩璜琕瑀
送也我若知子之必來我則豫儲雜佩去則以送子也與異
國賓客燕時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厚意其若有之固將
行之士大夫以君命出使主國之臣必以燕禮樂之助君之
饗○珩音衡佩上王也璜音黃半璧曰璜琕音居佩玉名瑀
音禹石次玉也衝昌容反狀○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
如牙儲直居反使所吏反○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
問遺也箋云順謂與
已和順○遺尹季反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好謂
與已同好○列
呼報反注同○列
若知子之今日必來之我當豫儲雜佩去則以問遺之若知
子之與我和順之當豫儲雜佩去則以報答之王為不知子之來愧
我和好之當豫儲雜佩去則以報答之王為不知子之來愧
無此物親愛有德之甚言此以致厚意刺今不然○傳雜佩
至之類○正義曰說文云珩佩上王也璜圭璧也瑀佩王名
也瑀琕石次王也王藻云佩王有衝牙注云居中央以前後

侯者劉校
詩經四之三
林重校疏
五
王仁榮

觸也則衝牙亦王為之其狀如牙以衝突前後也王藻說佩
有黝珩列女傳稱阿谷之女佩璜而澣下云佩王瑀瑀亡中
有珩云貽我佩玼玼則琕琕與瑀皆是石次王玖是佩則瑀亦
佩也故云雜佩玼玼璜琕瑀衝牙之類王藻又云天子佩白王
諸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瑞玖玉則
佩王之名未盡於此故言之類以包之天官玉府云共王之
瓊珠以納其間下傳引詩傳曰佩王上有葱珩下有雙璜璜采
珩上言異國於此言異國者上章燕即是此客俱辭不言來
箋不言異國於此章言來送之與別故以異國稱之燕禮者諸
侯燕聘問之賓與已之羣臣其禮同此朝廷之士與賓客燕
樂同國異國其義亦同此篇所陳非古士獨說外來賓客也
上章不言外來賓客有國內賓客此章非是異國耳又稱臣
無境外之交所以得與異國賓客燕者士大夫以君命出使
他國聘禮云公於賓一食再饗大夫於賓一饗一食不言燕者
也聘禮云公於賓一食再饗大夫於賓一饗一食不言燕者
以燕非大禮故不言之饗食猶尚有之明當燕樂之美○傳
問遺○正義曰曲禮云凡以首首簞筭問人者哀二十六年
左傳云衛侯使以弓問子貢皆遺人物謂之問故云問遺也

商之者即出已之意施遺前人報之者彼能好我報其恩
是贈之者以物與之送之與別其實一也所從言之異耳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臣且于齊太子忽
嘗有功于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

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入刺之忽鄭莊公世祭

太子音妻妻之計反以女適人疏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曰妻用如字之促句反下注同鄭人刺忽之不婚於齊對齊為文故言

得其功請以女妻之此齊女賢而忽不娶由其不與齊為婚

齊女與之同車而忽不娶故經一章皆假言鄭忽實娶齊女

於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日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

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是太子忽嘗有功於齊也傳又云公

之未婚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

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

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白為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

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

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誣婚也人其謂我何遂辭諸鄭

伯如左傳文齊侯前欲以文姜妻忽後復欲以他女妻忽再

請之此言齊女賢而忽不娶不娶謂復請妻者非文姜也鄭

志張逸問曰此序云齊女賢經云德音不亡文姜內淫通人

殺夫焉云魯國故齊有雉狐之刺習有散筓之賦何德音之

有乎答曰當將佳耳後乃有過或者早嫁不至於此作者據

時而言故言達經意如鄭此答則以為此詩刺忽不娶文姜

案此序言忽不娶其文又在齊齊侯請妻之則請妻在有功之後齊

女賢而忽不娶其文又在齊齊侯請妻之則請妻在有功之後齊

桑中刺奔相竊妻妾言孟姜孟庸孟弋青其大國長女為此
姦淫其行可耻惡耳何必三姓之女皆處長也此忽實不同
車假言同車以刺之足明齊女未必實賢實長假言其賢長
以美之不可執文以害意也此陳同車之禮欲忽娶為正妻
也察隱八年左傳云鄭公子忽如陳迎婦焉則是已娶正妻
矣齊侯所以得請妻之者春秋之世不必如禮或者陳媯已
死忽將改娶二無文以明之此請妻之時在莊公之世不
為莊公詩者不娶齊女出自忽意及其在位無援國人之追
刺之序言嘗有功於齊明是忽為君後追刺前事非莊公之
時故不為莊公詩也傳稱忽不娶文姜君子謂之善自為謀
則是善忽矣此詩刺之者傳言善自為謀言其謀不及國故
再發傳以言忽之無援非善之也○箋忽鄭至立突○正義
曰經書鄭世子忽是為莊公子也桓十一年左傳曰祭仲有
寵於莊公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蔡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
莊公曰雍始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
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
公歸而立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已○有女同車顏如舜
亥厲公立是祭仲逐之而立突也○鄭人刺忽不取齊女親迎
華與親迎同車故稱同車之禮齊女之美○同車讀與何彼
候番文校

八詩經四之三

林重校說

七

王若弟

禮矣詩同舜尸順反華讀亦與召南將翱將翔佩玉瓊
同下篇放此迎魚敬反下同謹音謹將翱將翔佩玉瓊
琚所佩有琚瑀彼美子孟姜洵美且都○孟姜齊之長女都

言孟姜信洵好且閑○有女至且都○正義曰鄭人刺忽
言婦禮○洵恤句反○疏○不娶齊女假言忽實娶之與之同

車言有女與鄭忽同車此女之美其顏色如舜木之華然其
將翱將翔之時所佩之玉是瓊瑀之王言其玉聲和諧行步

中節也又數美之言彼美好之孟姜信美好而又且閑習於
婦禮如此之美而忽不娶使無大國之助故刺之○傳親迎

至木槿○此正義曰士昏禮云齊揖婦出門乃云婿御婦車授
綏是親迎之禮與婦同車也釋單云椶木槿觀木槿樊光曰

機疏云舜一名木槿一名槿一名曰椶齊魯之間謂之王
今朝生暮落者五月始華故月令仲夏木槿榮○傳都

賦云妖冶閑都○有女同行顏如舜英○行行道也○將將
亦以者為閑也○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

○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

○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

○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將

行○將○王○佩○聲○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反○疏○道○而○行○故○引○之○以○證○同○道○之○義○
○行○正○義○曰○此○解○解○解○解○解○解○解○解○
○之時○已○言○佩○玉○銜○銜○也○上○章○言○王○名○此○章○言○王○聲○互○相○足○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言忽所美之人實非

疏○山有扶蘇二章章曰句至美然○正義曰昏義文也御者代胥即先

養之失所箋傳意雖小異皆是所美非美然與俗本不同山有扶蘇隰有

荷華與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扶渠也其華莠言高

忽置不正之人于上位也荷華生于隰喻忽置有美德者于

下位此言其用臣顛倒失其所也○胥音疎又相如反莠本

作歐又作蒼戶感反莠本又作欲又作莠度感反莠莠荷華

也末開曰莠莠已發曰美渠慎本亦作顛都田反劉都老反

侯音列交
詩光四之三
林重校訖

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辭也箋云人之好美色不往觀子

都乃反往觀狂醜之人以興忽好善不任用賢者反任用小

人其意同○狂求匡反且子餘反注同好美色呼報反下同

睹都杜反○疏○山有至狂且○毛以為山上扶蘇之木隰

本亦作覩○疏○中有荷華之草木生于山草生于隰高下各

得其宜以喻君子在上小人在下亦是其宜今忽置小人於

上位置君子於下位是山隰之不知也忽之所愛皆是小人

我適忽之朝上觀其君臣無賢者君又狂醜故以刺之鄭以

唯見狂醜之昭公耳言臣無賢者君又狂醜故以刺之鄭以

華之茂草小木之處高山茂草之生有扶蘇之小木隰中有荷

於上位置美德之人於下位言忽用臣顛倒失其所也忽之

所以然者由不識善惡之故有人自言愛好美色不往見子

都之美好閑習者乃往見狂醜之人喻忽之好善不任用賢

者反任用小人所美非美故刺之○傳扶蘇至其宜○正義

曰毛以下章山有喬松是木則扶蘇是木可知而釋小無文

傳言扶胥小木者毛當有以知之未詳其所出也荷扶渠也

其華莠莠釋草文又云其實蓮其根藕其中荷扶渠也

曰昔分別蓮華實莠葉之名的蓮實意中心苦者也扶胥山

木直生於高山荷華水直宜生於下隱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反以喻不宜言忽使小人在上君子在下亦為不宜也○
錢興者至其所○正義曰錢以扶蘇是木之小者荷華是草之茂者今舉山有小木隱有茂草為喻則以山喻上位隱喻下位小大喻小人茂草喻美德故易傳喻忽置不正之人於上位置美德於下位○傳子都至且辭○正義曰都謂美好而開習於禮法故云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者狂愚之人下傳以忽置美德為昭公則此亦謂昭公也狡童皆以為義嫌臣前為義故云且辭○醜人之至意同○正義曰錢以子都謂美醜則在是醜惡舉其見好醜為言則是在外事為喻非朝廷之上有好醜也故知此以人之好美色不往觀美乃往觀惡與忽之好善不在賢者反用小其意通好色○
山有喬松隱有游龍
游龍猶放縱也高松在者同○
山上喻忽無恩釋於大臣也紅草放縱枝葉於隱中喻忽德恣小臣此又言養臣爾倒失其所也○橋本亦作喬毛作橋其驕反王云高也鄭不見子充乃見狡童狡童昭公也作橋苦老反枯橋也
箋云人之好忠良之人不往觀子充乃反
往觀狡童狡童有貌而無實○狡古卯反

大十七小八十三
幸克四之三

九

疏○山有三狡童

上有喬高之松木隱中有放縱之龍草木生於山草生於隱高下得其宜以喻君子在上小人亦在其宜今忽置小人於上我適忽之朝上觀其君臣不見有美好之子充實忠良者乃唯見此壯狡童昏之昭公言臣無忠良君又昏愚故刺之鄭以為山上有枯橋之松木隱中有放縱之龍草松木葉生高山而柯條枯槁龍草雖生於下隱而枝葉放縱喻勿之養臣君子在於上位則不加恩釋小人在於下位則祿賜豐厚言忽養臣顛倒失其所也忽之所以然者由不識善惡之故有人自言愛好忠良不往見子之充實之善人乃往見狡好之童釋有貌無實者以喻忽之好善不任用賢者反任用小人昔刺之○傳松木至紅草○正義曰傳以喬松共文嫌為一木故云松木以明喬非木也釋草云紅龍古其大者歸舍人曰紅名龍古其大者名歸是龍紅一草而列名故云龍紅草也陸機疏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據上章之傳正取高下得宜為喻不取喬游為義○蓼游龍至其所○正義曰此章應名龍耳而言游龍知謂枝葉放縱止楚以作者若取山木隱草為喻則當指言松龍而尸下應言橋游也今松言槁而龍云游明取槁游為義山上之木言槁隱中之草言放縱明槁松喻無恩於大臣游龍喻聽

恣於小臣言養臣顛倒失其所也孫毓難鄭云箋言用臣顛
倒置不正於上位上大臣也置有美德於下位下位小臣
也則其養之夕無恩於所寵而聽恣於所薄乎以箋為自相
傳矣斯不然矣忽之羣臣非二人而已用臣則不正者在
有美德者在下養臣則薄於大臣厚於小臣此二者俱為不
可故二草各舉以刺忽也○傳子充至昭公○正義曰充者實
也言其性行充塞良善之人故為良人下篇刺昭公而言彼
狡童兮是斥昭公故以狡童為昭公也○箋人之至無實○
正義曰充是誠實故以忠良言之充為性行誠實則知狡童
是有貌無實者也狡童謂狡好之童非有指斥定名也下篇
刺昭公之身此篇刺昭公之所美非美善言充而觀狡童以
為昭公之奸善不愛賢人而愛小人也孫毓云此狡狡好之
謂有貌無實者也云刺昭公而謂狡童為昭公於義雖通下
篇言昭公有狂狡之志
未可用也要義為與

山有扶蘇三章章四句

擇方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
不倡而和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

大周詩卷之五 寺京四之三

不相倡和○擇他谷反倡昌亮反不
又作唱注下同和胡郎反注下同○擇方擇方風其吹

女與也薄也人臣待君倡而後和箋云揭謂木葉也木
葉稿待風乃落與若風喻號令也喻若言政教臣乃行

之言此者刺今不叔方伯方倡予和女叔伯言羣臣長

也箋云叔伯羣臣相謂也羣臣無其君而行言以強弱相服
也倡矣我則和之此者刺其自專也叔伯兄弟之稱○

長張式反疏擇方至和女○毛以為落葉謂之擇詩人謂

然後乃和汝鄭之諸臣何故不待君倡而後和又以君意
發然後乃和汝鄭之諸臣何故不待君倡而後和又以君意

責羣臣汝等叔方伯方羣臣長幼之等倡者當是我君和者
當汝臣汝何不待我君倡而和平○鄭下二句與毛異其在

箋○傳落葉稿至後和○正義曰七月云十月墮擇傳云擇落
也然則落葉謂之擇此云擇稿者謂枯槁乃落故箋云槁謂

木葉是也木葉雖槁待風吹而後落故以喻人臣待君倡而
後和也○傳叔伯至臣和○正義曰士冠禮為冠者作字云

伯其甫仲叔季唯其所當則叔伯是長幼之異字故云叔伯
言羣臣長幼也謂摠呼羣臣為叔伯也言君倡臣和解經倡

言羣臣長幼也謂摠呼羣臣為叔伯也言君倡臣和解經倡

予和汝言倡者當是我君和者當是汝臣○箋叔伯至之稱
○正義曰箋以叔伯長幼之稱予汝相對之語故以為叔伯
羣臣相謂也桓二年左傳稱宋督有無君之心言有君不以
為君雖有若無忽之諸臣亦然故云無其君而行自以強弱
相服故弱者謂強者汝倡矣我則和之刺其專恣而不和君
也箋又自明已意以叔伯兄弟相謂之稱則知此經為羣臣
相謂之辭

兮伯兮倡予要女

要成也○要於逆反注同

擇兮二章章四句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擅命

祭仲專也○**疏**曰權者稱也所以銓量輕重大臣專國之政
輕重由之是之謂權臣也擅命謂專擅國之教命有所號令
自以已意行之不復諮白於君鄭忽之臣有如此者雅祭仲
耳桓十一年左傳稱祭仲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
是忽之前立祭仲專政也其年宋人誘祭仲而執之使立突
候番劉校

詩疏卷之三

林宣校訖

七

江元貴

祭仲逐忽立突又專突之政故十五年傳稱祭仲專鄭伯患
之使其習雍糾殺之祭仲殺雍糾厲公奔蔡祭仲又迎昭公
而復立是忽之復立祭仲也○**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昭
專此當是忽復立時事也○**維子之故使我**
有壯狡之志箋云不與我言者賢者欲與
忽圖國之政事而忽不能受之故云然○**維子之故使**

我不能餐食兮

憂懼不違餐也○餐

疏

彼狡至餐兮○正義曰賢人欲

與忽圖事而忽不能受忽雖年長而有壯狡之志童心未改
故謂之為狡童言彼狡好之幼童兮不與我賢人言說國事
兮維子昭公不與我言之故至今權臣擅命國將危亡使我
憂之不能餐食兮憂懼不暇餐言已憂之甚也○傳昭公至
之志○正義曰解呼昭公為狡童之意以昭公雖則年長而
有幼壯狡好作童子之時之志故謂之狡童襄三十一
傳稱魯昭公年十九矣○**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
猶有童心亦此類也○**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共食○息不能

狡童二章章四句

寒衣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寒衣

音庚疏言思見正也所以思見正者見者自能以已之辭

以國內有狂悖幼童之人恣極惡行身是庶子而與正適爭

大國以兵征鄭正其爭者之是非欲令去突而定忽也經二

章皆上四句思大國正已下句言狂童恣行序以由狂童恣

行故思大國正已經先述思大國之言乃陳所惡之意故復

言狂童之狂所以經序倒也。○箋狂童至正之。正義曰忽

是莊公世子於禮宜立非詩人所當疾故知狂童恣行謂突

也忽以桓十一年繼世而立其年九月經書突歸於鄭鄭勿

出奔衛是突入而忽出也桓十五年經書鄭伯突出奔蔡鄭

時諸侯信其爭競而無大國之正者故思之也此箋言更出

更已出奔仍思大國正已者突以桓十五年奔蔡其年九月

鄭伯突入於鄭鄭是鄭之入都突以桓十五年奔蔡其年九月

弱不能誅遂去突諸侯之無助子重思我寒衣涉秦

忽者故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子重思我寒衣涉秦

我愛也秦水名也箋云子者斤大國之正知子若愛而思我

難也。○秦側中反難初用反揭子不我思豈無他人

其例反又起列反難乃且反。○子不我思豈無他人

言他人者先卿齊晉宋衛後之狂童之狂也且狂童

荆楚。○卿齊晉宋衛後之狂童之狂也且狂童

也箋云狂童之人言為狂行故疏子重至也且正義曰

使我言此也。○且子餘反下同疏鄭人以突篡國無若之

何思得大國正之乃設言以語大國正卿曰子大國之卿若

愛而思我知我國有突篡國之事有心欲征而正之我則寒

衣裳涉秦水往告難於子矣若子大國之卿不於我鄭國有

所思念我豈無他國疏遠之人可告之乎又言所以告急之

意我國有狂悖幼童之人日益為此狂行也是為狂不止

故所思大國正之。○傳惠愛至水名。○正義曰惠愛釋詁文

秦洧鄭國之水自鄭而適他國當涉之也。○箋子者至告難

正義曰序言思大國之正已則意欲告者將告大國之正

卿謂鄭之長者執一國之政出師征伐事必由之故知子者

亦大國之正卿也死丘云子之湯芳山有權云子有衣裳子

皆斥君可知此子不斥大國之君者鄰國之君爵位尊重鄭人所告不宜徑告於君國之政教正卿所主且云子惠思我平等相告之辭故知子者必是大國正卿又下云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則他人與此子者正可有親疏之異而尊卑同也謂他國者為人為士非斥國君則知子者亦非國君矣他人他士是他國之卿明知子者亦大國之卿也若然論語及左傳說陳桓戡其君孔子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公曰告夫三子彼述孔子之意以為君使之告臣非禮也此所以不告其君而告臣者彼孔子是國內之人勸君行義不可則止哀公不能自專其事反令孔子告臣故孔子以為不可此則鄭國之人欲告他國不敢徑告其君故當告其大臣使之致達於君與彼不同秦泃大水未必褰裳可渡示以告難之疾意耳○箋言他至荆楚○正義曰言子不我思乃告他人是先告近鄰後告遠國齊晉宋是諸夏大國與鄭境接連楚則遠在荊州是南夷大國故箋舉以為言見子與他人之異有其實大國非獨齊晉他人非獨荆楚也定本云先嚮齊晉宋衛後之荆楚也義亦通若然案春秋突以桓十五年入于鄭之櫟邑其年冬經書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十六年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左傳稱謀納厲公也則是其諸侯皆助突

侯晉劉校

詩疏三

林重校訖

十三

謝元慶

忽而云告齊晉宋衛者此述鄭人告難之意耳非言諸侯皆助忽故言子不我思豈無他人是謂諸國不恩正已故有遠告他人之志若當時大國皆不助突自然征而正之鄭人無所可思由宋衛蔡魯助突為篡故思大國正已耳○傳狂行童昏所化○正義曰此狂童斥突也狂童謂狂頑之童推狂童之狂也且言其日益為狂故傳解其益狂之意言突以狂行童昏其所風化於人又從之徒眾漸多所以益為狂行作亂不已故鄭人思欲告急也狂行謂篡其國是疏狂之行童昏謂年在幼童昏闇無知鄭突時年實長以其志以童幼故以童名之

洧

洧水名也

子不我思豈無他人

且

疏 曰傳言士至士上士○正義

國之卿當天○狂童之狂也且疏 曰傳言士至士上士○正義任於事謂之為士故箋之云他士猶他人正謂遠國之卿也所以謂為士者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故呼卿為士也春官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以大夫既四命則上士當三命也故注云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又云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侯伯之卿亦如之是大國之卿亦三命當天子之上士也莊禮曰列國之大夫入天

字之國曰其之襄二十六年左傳曰晉韓宣子聘于周正使
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是由命與王之同故
也稱士

褰裳三章章五句

六十七小五

十四

值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 (四之三)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 (四之四) (十五)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羊刺亂也婚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

不隨婦媿之道謂嫁取之禮。羊芳凶反面貌豐滿也。方言作媿缺立悅反倡昌亮反和胡目反。疏

羊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至不隨。正義曰陽倡陰和男行女隨一事耳以夫婦之道是陰陽之義故相配言之。

經陳女悔之辭。上二章悔已前不送男下二章欲其更來迎已皆是男行女不隨之事也。箋婚姻至之禮。正義曰男以昏時迎女女因男而來嫁謂文適夫家娶謂男往娶女論其男女之身謂之嫁娶指其好合之際謂之婚姻嫁娶婚姻

其事是一故云婚姻之道謂嫁娶之禮也若指男女之身則男以昏時取婦婦因男而來婚姻之名本生於此若以婦黨

婿黨相對為稱則釋親所云婿之父為姻婦之父為婚婦之黨為婚兄弟之黨為姻兄弟是婦黨婿黨稱姻也對文

則有異散則可以通我行其野箋云新特謂外婚謂婦為婚也隱元年左傳說葬之月數云士踰月外婚至非獨謂婿家

也。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

謂親迎者我將嫁者有親

迎我者面貌丰丰然豐滿善人也出門

而待我於巷中。迎魚敬反下親迎同

悔予不送兮

子之

豐滿也巷門外也箋云子

謂親迎者我將嫁者有親

迎我者面貌丰丰然豐滿善人也出門

而待我於巷中。迎魚敬反下親迎同

悔予不送兮

(十五)

孔穎達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同○傳昌盛壯貌○正義曰此傳不解堂之義王肅云升于堂以俟孫毓云禮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出俟於塾前詩人此句故言堂耳毛無易字之理必知其不與鄭同案此篇所陳庶人之事人君之禮尊故於門設塾庶人不必有塾不得待之於門堂也著云俟我於堂文與著庭為類是待之堂室非門之堂也士昏禮主人揖賓入于廟主人升堂西面賓升堂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是則士禮受女於廟堂庶人雖無廟亦當受女於寢堂故以王為毛說○箋堂當至邊者○正義曰箋以著篇言堂文在著庭之下可得為廟之堂此篇上言於巷此言於堂巷之與堂相去懸遠非為文次故轉堂為張張是門稠上豎木近門之兩邊者也釋宮云扶謂之闕張謂之楔孫炎曰扶門限也李巡曰張謂稠上兩傍木上言待於門外此言待於門內也○衣錦娶衣裳錦取衣裳之於門事之次故易為張也○衣錦娶衣裳錦取衣裳衣錦娶衣裳者之服箋云裘禪也蓋以禪穀為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穀焉為其丈之大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紵衣纁袖○衣錦如字或一音於記反下章放此娶衣苦迺反下如字禪音丹穀戶木反為其于偽反大音泰舊勅賀反紵側基反本或作純又作緇○叔兮伯兮駕予與行迎已並同續許云反柲如蓋反○

寺意四之四

疏

○正義曰此

者箋云言此者以前之悔今則叔也伯也○疏○正義曰此來迎已者從之志又易也○易以疏反○衣失其配耦悔前不行自說衣服之備望夫更來迎已言已衣則用錦為之其上復有禪衣矣裳亦用錦為之其上復有禪裳矣言已衣裳備足可以行嫁乃呼彼迎者之字云叔兮伯兮若復駕車而來我則與之行矣悔前不送故來則從之○傳衣錦至之服○正義曰知者以此詩是婦人追悔願得從男陳行嫁之事云已此服故知是嫁者之服也而人之服不殊裳而經衣裳異文者以其衣裳別名詩須韻句故別言之耳其實婦人之服衣裳連俱用錦皆有繫下章倒其文故傳衣錦娶裳互言之○箋娶禪至纁袖○正義曰玉藻云禪為綱綱與繫音義同是繫為禪衣裳所用書傳無文而婦人之服尚輕細且欲露錦文必不用厚縵矣故云蓋以禪穀為之禪衣在外而錦衣在中故言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穀焉中庸引此詩乃云為其文之大著也故箋依用之傳直言嫁者之服故又申之云庶人之妻嫁服若士妻則紵衣纁袖士昏禮云女次紵衣纁袖立於房中南面注云次首飾也紵衣絲衣女從者卑紵玄則此亦玄矣紵亦絲也謂之言任也以纁緣其衣象陰氣上任也凡婦人之服不常施紵之衣盛昏禮為此服耳是士妻嫁時服紵衣纁袖也○傳叔兮伯迎已

者。正義曰欲其駕車而來故斥迎已者也迎已者一人而
已叔伯並言之者此作者設為女悔之辭非知此女之夫實
字叔伯託而言之耳箋言志又易者以不得
配耦志又變易於前故叔伯來則從之也。裳錦聚裳

衣錦聚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非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墀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音善依字當作墀此序舊無在而崔集疏東門之墀二章
注本有鄭注云時亂故不得待禮而行

也。正義曰經二章皆女奔男之事也上篇以禮新迎女尚
違而不至此復得有不得待禮而相奔者私自茲通則越禮相

就志留他色則依禮不行二東門之墀茹蕙在阪東門
者俱是淫風故名曰為刺也

門也墀除地也可者茹蕙茅蒐也男女之際近而易則如東
門之墀墀而難則茹蕙在阪箋云城東門之外有墀墀邊有

反茅蒐生焉茅蒐之為難凌矣易越而出此女欲奔男之辭
。茹音如後篇同蕙力於反茹蕙茅蒐菑菑也後篇蕙音反

又符板反吐鼎反其室則適其人其遠

又徒冷反茅貌交反。其室則適其人其遠

得禮則遠箋云其室則近謂所欲奔

男之家望其來迎已而不來則為遠

地町町其踐履則易茹蕙在阪則為礙阻其登陟則難言人
之行者踐東門之墀則易登茹蕙在阪則難越以與為婚

者得禮則易不得禮則難婚若之際非禮不可若得花其室
則近人得相從易可為婚姻若不得禮則室雖相近其人其

遠不可為婚矣是男女之交不可無禮今鄭國之女有不待
禮而奔男者故舉之以刺當時之淫亂也。鄭以為女欲奔

男之辭東門之外有墀蕙蕙在於阪上其為禁難凌矣言其
言東門之外有墀蕙蕙在於阪上其為禁難凌矣言其

而出與已未嫁之女父兄之禁難亦凌矣言其易可以奔
男止自男不來迎已耳又言已所欲奔之男其室去此則近

為不來迎已雖近難見其人其遠不可得從也欲使此男
已已則從之是不待禮而相奔故刺之。傳東門至在阪

正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是國門之外見女也東門之
可以溫麻是國門之外有池也則知諸言東門皆為城門故
云東門城東門也襄二十八年左傳云子產相前伯以如楚
舍不為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

今子草舍與乃不可乎上言舍不為壇下言今子草舍明知壇者除地去草矣故云壇除地町町者也徧檢諸本字皆作壇左傳亦作壇其禮記尚書言壇壇者皆封土者謂之壇除地者謂之壇壇字異而作此壇字讀音曰壇蓋古字得通用也今定本作壇如蕙茅蒐釋草文李巡曰茅蒐一名蒺藜以梁絳陸機疏云一名地血齊人謂之蒺徐州人謂之牛蒡然則今之蒺藜是也男女之際者謂婚媾之禮是男女交際之事禮記大傳云異姓王各治際會亦謂婚媾之禮交際之會也少壇反者各自為喻壇是平地又除治反是高阜又草生焉人欲踐之則有難易以喻婚姻之道有禮無禮之難易故云男女之際近而易則如東門之壇遠而難則如蒺藜在阪也阪云遠而難則壇當云近而易不言而易可知而省文也壇阪可以喻難耳無遠近之象而云近遠者以壇繫東門言之則在東門外阪不言所在則遠於東門矣且下句言則遠甚遠故傳顧下經以遠近解之下傳云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遠還與此傳文相成為始終之說○箋城東至之辭○正義曰箋以下章栗與有踐家室連文以此章壇與蒺藜在阪連文則是同在一處不宜分之為二故易傳以為壇邊有阪栗在室內得作一與共為女辭阪是難登之物茅蒐延蔓之草生於阪上行者之所以小難但為難淺矣易戒而出以自喻已

寺亦流血之類

○

家禁難亦淺矣易以奔男是女欲奔男令迎已之辭也若然夷有蒺藜慮可為小難壇乃除地非為阻難而亦言之者物以高下相形欲見阪之難登故先言壇之易踐以形見反為難耳不取易為義也○傳適近至則遠○正義曰適近釋詩文室與人相對則室謂宅人居室內而云室東門之栗有近人遠此刺女不待禮故知以禮為送近

踐家室 栗行上栗也踐淺也箋云栗而在淺家室之內言土並如字行道也左傳云斬行栗啗徒

豈不爾思子不 覽反本又作啖亦作啜並同耆常志反

我即 即就也箋云我豈不思望女

疏 東門至我即○毛

栗樹生於路上無人守護其欲取之則為易有物在淺室家之內雖在淺室有王守之其欲取之則難以與為婚者得禮則易不得禮則難婚媾之際不可無禮故貞女謂男子云我

豈不於汝思為室家乎但子不以禮就我我無由從子貞女之行非禮不動今鄭國之女何以不待禮而奔乎故刺之○鄭以為女乎男迎已之辭言東門之外栗樹有淺兩家室之內生之栗在淺家易可竊取喻已在父母之家亦易竊取

以栗為與者栗有美味人所嗜食而甘之言已有大色亦男

所親愛而院之故女以自喻女又謂男曰我豈可不於汝思
望之乎誠思汝矣但子不於我來就迎之故我無由得往耳
且當待禮從男今欲男就迎即去故刺之。傳栗行至踐淺
也。正義曰傳以栗在東門之外不處園圃之間則是表道樹
栗杜預云行栗表道樹踐淺釋言文此經傳無明解準上章
亦宜以難易為喻故同上為說也。

東門之墀二章章四句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風

雨淒淒雞鳴喈喈興也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

既見君子云胡不夷胡向夷說也變

既見君子云胡不夷胡向夷說也變

既見君子云胡不夷胡向夷說也變

既見君子云胡不夷胡向夷說也變

既見君子云胡不夷胡向夷說也變

既見君子云胡不夷胡向夷說也變

既見君子云胡不夷胡向夷說也變

既見君子云胡不夷胡向夷說也變

既見君子云胡不夷胡向夷說也變

既見君子云胡不夷胡向夷說也變

風雨三章章四句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鄭國謂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鄭國謂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鄭國謂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鄭國謂

故陳其留者恨責去者之辭以刺學校之廢也經三章皆陳
留者責去者之辭也定本云刺學校也無校字○箋鄭國至
道藝○正義曰襄三十一一年左傳云鄭人游於鄉校然明謂
子產毀鄉校是鄭國謂李為校於是學之別名故序連言之
又稱其名較之意言於其中可以校正道藝故曰校也此序
非鄭人言之箋見六傳有鄭人稱校之言故引以為證耳非
謂鄭國獨稱校也漢書公孫弘奏云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
曰校殷曰庠周曰序是古亦名李為校也禮人君立大李小
學言學校廢者謂鄭國之人廢
外學問耳非謂廢毀學宮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青衿也學子之所服箋云學子而俱在學校之中已留彼去
故隨而思之耳禮父母在衣純以青○青如字學子以青為
衣領緣衿也或作菁音
非純章允反又之闕反
縱我不往子寧不嗣
止日
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箋云嗣續也女曾不
傳聲問我以恩責其忘已○嗣如字韓詩作詒詒寄也曾不
寄問也傳
疏
青青至嗣音○毛以為鄭國學校不備學大
聲直專反
散去其留者思之言青青之色者是彼學子
之衣衿也此青衿之子棄學而去悠悠乎我心思而不見又
從而責之縱使我不往彼見子子寧得不來學習音藥乎責

詩赤四之四

六

其廢業去學也○鄭唯下句為異言汝何曾不嗣續音聲傳
問於我責其遺忘已也○傳青衿青領○正義曰釋器云衣
皆謂之襟李巡曰衣皆衣領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衿與襟
音義同衿是領之別名故云青衿青領也衿領○物色雖一
青而重言青者古人之復言也下言青青子衿正謂青組
緞耳都人士狐裘黃黃謂裘色黃耳非有二事而重言也
云父母在衣純以青是由所思之人父母在故言青衿若無
父母則素衿深衣云具父母衣純以青狐子衣純以素是無
父母者用素○傳嗣習至無舞之○正義曰所以責其不習者
古者教學子以詩樂誦之謂背文聞誦之歌之謂引聲長詠
之絃之謂之琴瑟播之舞之謂以手足舞之學樂學詩皆是
音聲之事故責其下來習音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春
教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王世子云春誦夏絃太師詔
之注云誦謂歌樂也絃謂以絲播詩是學詩學樂詩誦詠
舞之○箋嗣續至忘已○正義曰箋以下章云子寧不來責
其不來見已不言來者有所學則此云不嗣音不宜為習樂
故易傳言留者責去者子曾不傳續音聲有問
我以恩責其忘已言與彼有恩故責其斷絕○**青青子**
佩悠悠我思佩佩玉也士佩璆珉而青組緞○瑛李又
作璆如充反珉亡巾反組音祖緞音受○

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不來者言不一來也

疏

傳佩佩玉至組綬

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於玉比德焉故知子佩為佩玉也禮不佩青玉而云青青子佩者佩玉以組綬帶之士佩璆珞而青組綬故云青青謂組綬也案玉藻士佩璆珞而組綬此云青組綬者蓋毛讀禮記作青字其本與鄭異也學子非士而傳以士言之以學了得依士禮故也。傳不來者言不一來。正義曰準上傳則毛意以為責其不一來習業鄭雖無箋當謂不挑兮達兮在城闕兮。挑達往來相見發乘城來見已目挑兮達兮在城闕兮。而見闕箋云國亂人廢學業但好登高見於城闕以俟望為樂。挑他羔反又勅郎反說文作史達他末反說文云達不相遇也好呼報反樂音洛。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言禮樂不可一日而廢箋云君學而無友則孤陋。疏挑兮至月兮。毛以為學人廢業依而寡聞故思之甚。疏望為樂故留者責之云汝何如棄學而去挑兮達兮往來在於城之闕兮禮樂之道不學則發一日不見此禮樂則如三月不見兮何為廢學而遊觀。鄭以下二句為異言一日不見汝相見如三月不見兮言已思之甚也。傳挑達至見闕。正義曰城闕雖非居止之處

卷之七

詩卷四

七

明其乍往乍來故知挑達為往來貌釋官云觀謂之闕孫炎曰宮門雙闕舊章縣焉使民觀之因謂之觀如爾雅之文則闕是人君宮門非城之所有且宮門觀闕不宜乘之庶望此言在城闕兮謂城之上別有高闕非宮闕也乘城見於闕者東猶登也故箋中言之登高見於城闕以俟望為樂。箋君子至之甚。正義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論語文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學記文由其一友以如此故思之甚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之無忠臣良士終以

死亡而作是詩也

疏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至是詩。正義曰經二章皆閔忽無臣之

辭忠臣良士一也言其事君則為忠臣指其德行則為良士所從言之異月終以死亡謂忽為其臣高渠彌所弑也作詩之時忽實未死序以山無忠臣意以此死故閔之有女揚同車序云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意亦與此同。揚之水不流束楚。揚激揚也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箋云激揚之水喻忽政教亂促不

流東楚言其政不行終鮮兄弟維予與女也忽兄弟

有耳作此詩者同姓臣也。鮮息淺反注下同無信人之

言人實廷女廷也。廷求往反徐。疏。揚之水至廷

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一束之楚乎言前流漂之以與忠

臣良士豈不能誅除逆亂之臣乎言前誅除之今忽既不能

誅除逆亂又復兄弟爭國親戚托疑終竟真於兄弟之恩唯

我與汝二人而已忽既無賢巨多被欺誑故又誠之汝無信

他人之言被他人之言實欺誑於汝臣皆誑之將至亡滅故

閔之鄭唯上二句別義具矣。變激揚至臣下。正義曰箋

言激揚之水是水之迅疾言不流東楚實不能流故以喻忽

政教亂此不行臣下由政令不行於臣下故無忠臣良士與

之同心與下勢相連援同為閔無巨之車毛。揚之水不流

與雖不明以王及唐揚之水皆與故為此解。揚之水不流

東新終鮮兄弟維予二人。二人者同心也。箋云二無信

人之言人實不信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

民人思保其室家焉公子五爭者謂突再也忽子重子

亡匪反又音。疏。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至至家焉。正義

尾莊公子。曰作出其東門詩者閔亂也以忽立之後

卷之四十四 詩經卷之四十四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

民人思保其室家焉公子五爭者謂突再也忽子重子

亡匪反又音。疏。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至至家焉。正義

尾莊公子。曰作出其東門詩者閔亂也以忽立之後

於兵革室家相離思得保其室家也兵謂弓矢干戈之屬

謂甲冑之屬以皮革為之保者安守之義男以女為室女以

男為室若散則通民人分散乖離故思得保有室家正謂保

有其妻以妻為室家經二章皆陳男思保妻之辭是思保室

家也其公子五爭兵革不息叙其相棄之由於經無所當此

俗本云五公子爭讓也。箋公子至各一。正義曰桓十一

年左傳云祭仲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

於鄭莊公生厲公故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

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昭公奔齊己亥厲公

立是一爭也十五年傳曰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

之雍姬知之以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

鄭出子忽復歸于鄭是一爭也十七年傳曰初鄭伯將以高渠弼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弒昭公而方公子豐是三爭也十八年傳曰齊侯師于首止子豐會之高渠弼相七月齊人殺子豐而輟高渠弼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服虔云鄭子昭公弟子儀也是四爭也莊十四年傳曰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舍之六月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是五爭也忽亦再為鄭君前以太子嗣立不為爭篡故唯數後為五爭也

也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如雲衆多也箋云有女謂諸見棄者也如雲者如其從風東西

南北心雖則如雲匪我思存思不存乎相救急箋云我思所存也○思如字注及下皆縞衣綦中聊樂我

同沈息嗣反毛音如字鄭息嗣反縞衣白色男服也綦中蒼艾色女服也願室家得相樂

負箋云縞衣綦中所為作者之妻服也時亦棄之迫兵革之難不能相畜心不忍絕故言且留樂我自此思保其室

家窮困不得有其妻而以衣中言之思不忍斥之綦綦文也○縞言老反又古報反綦巨基反樂音洛注並同一音岳或云箋留樂又音岳負音云本亦作云韓詩作魂魂神也為于

偽反難疏出其至我負○毛以為鄭國民人不能保其室乃且反疏家男女相棄故詩人問之言我出其鄭城東門

之外有女被棄者衆多如雲然女既被棄莫不困苦詩人問之無可奈何言雖則衆多如雲非我思慮所能存救以真衆

多不可救拯唯願使昔日夫妻更自相得故言彼服縞衣之男子服綦巾之女人是舊時夫妻願其還自配合則可以樂

我心云耳詩人問其相棄故願其相得則樂云負古今字助句辭也○鄭以為國人迫於兵革男女相棄心不忍絕者意

不已詩人述其意而陳其辭也言鄭國之人有棄其妻自言出其東門之外見有女被棄者如雲之從風東西無定此女

被棄心亦無定如雲然此女雖則如雲非我思慮之所存在以其非已之妻故心不存焉彼被棄衆女之中有著縞素之

衣綦色之中者是我之妻今亦絕去且得少時留位則以喜樂我云民人思保室家情又若此迫於兵革不能相畜故所

以問之○傳思不存乎相救急○正義曰言其見棄既多困急者衆非已一人所以救恤故其思不得存乎相救急○傳

縞衣至相樂○正義曰廣雅云縞細縞也戰國策云強弩之餘不能穿魯縞然則縞是薄縞不染故色白也顧命云四人

綦弁注云青黑白綦說文云綦蒼艾色也然則綦者青色之小別顧命為弁色故以為青黑此為衣巾故為蒼艾色蒼即

青也。又謂青而微白為文章之色也。知縞衣男服。綦巾女服。者以作者。既言非我思存。故願其自相配合。故知一衣一巾。有男有女。先男後女。文之次也。傳以聊為願。故云願室家得相樂。室家即縞衣綦巾之男女也。箋云縞衣至綦文。正義曰。箋以序稱民人。思保其室家。言夫思保妻也。經稱有女如言不得分。為男女二服。衣巾既共。為女服。則此章所言皆是夫自言妻非他人言之。故首尾皆易傳。則詩人為詩。雖舉一國之事。但其辭有為而發。故言縞衣綦巾。所為作者之妻服也。已謂詩人自己既相樂。又願且留。是心不忍絕也。訓聊為且。故言且留。可以樂我云也。箋亦以綦為青色。但綦是文章之色。亦決縞之色。故云綦。綦文謂巾上為此。蒼文非全用。蒼也。為也。出其闔閭有女如荼。闔曲城也。闔城臺也。荼。美荼也。如彼鄙人。士之都。謂國外曲城之中市里也。荼。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闔音因。闔鄭郭音都。漆炎云。積土如水。渚所以望氣祥也。徐止奢。反又音蛇。荼音徒。秀。本或作美。音同。劉昌宗。周禮音美。音酉。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箋云匪我思且。猶非我思存也。縞衣如憲。且音祖。爾雅云存也。舊子徐反。縞衣如憲。

候番刈校

詩疏四之四

一

花村

聊可與娛

如蕙茅蒐之染女服也。娛樂也。箋云茅蒐染中也。聊可與娛。且可留與我為樂。心欲留之。

言也。如

出其至與娛。毛以為詩人言我出其鄭國本亦作虞。疏。曲城門臺之外。見有女被棄者。眾多皆着喪服。色白如荼。然雖則眾多如荼。非我思所存。故以其眾多不可救恤。惟願昔日夫妻更自相得。彼服縞衣之男子服如憲之女人。是其舊夫妻也。願其還得配合。可令相與娛樂。閱其

被棄心亦無定。如荼然。此文雖則如荼。非是我之所思。以非已妻。故不思之。其中有着縞素之衣。如憲染中者。是我之妻。今亦絕去。且得少時留住。可與之娛樂也。情深如此。而不能相畜。故閱之。傳闔曲至喪服。正義曰。上言出其東門。此

交亦言出其闔閭。闔字皆從門。則知亦是人所從出之處。釋宮云。闔謂之臺。是闔為臺也。出謂出城則闔是城上之臺。謂當

門臺也。闔既是城之門。臺則知闔是門外之城。即今之門外

曲城是也。故云闔。曲城闔城臺。說文云。闔闔城曲重門。謂闔

為曲城。釋章有荼苦菜。又有荼委葉。此風雖謂荼苦。即苦菜

也。周頌以薺荼。薺即委菜也。鄭於地官掌荼。注及既。注與

此箋皆云。荼茅秀。然則此言如荼。乃是茅草秀。出之穗。非彼

也。箋皆云。荼茅秀。然則此言如荼。乃是茅草秀。出之穗。非彼

二種茶草也言茶英茶者六月云白柳央央是白貌茅之秀者其穗色白言女皆喪服色如茶然吳語說吳王夫差於黃池之會陳兵以脅晉萬人為方陳皆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增望之如茶韋昭云茶茅秀亦以白色為如茶與此傳意同也。箋開讀至無常。正義曰以爾雅謂臺為閣不在城門之上此言出其不得為出臺之中故轉為彼都人士之都都者人所聚會之處故知謂國外曲城中之市里也以詩說女眼言其素中茹薏則非盡喪服不得為其色如茶故易傳以茶飛行無常與上章相類為義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

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不期而會謂不相與期而自俱會。蔓音萬。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至會焉。正義曰作野有蔓草詩者言思得逢遇男女合會之時由君之恩德潤澤不流及於下又征伐不休國內之民皆窮困於兵革之事男女失其時節不得早相配耦思得不與期約而相會遇焉是下民窮困之候番劉校。詩疏四之四。

至故述其事以刺時也男女失時謂失年盛之時非謂婚之時月也毛以為君之潤澤不下流下章首二句是也思不期而會下四句是也鄭以經皆是思不期而會之辭言野有君之潤澤不流下叙男女失時之意於經無所當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興也野四郊之外蔓延也漙漙然盛多也箋云零落也蔓草而有露謂仲春之時草始生霜為露也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漙本亦作團徒端反。有美一人清

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適其

時願。婉於阮反解戶解。野有至願兮。毛以為郊外反。籟本亦作迨胡互反。疏。野中有蔓延之草草之所以能延蔓者由天有墮落之露漙漙然露潤之兮以興民所以得蕃息者由君有恩澤之化養育之兮今君之恩澤不流於下男女失時不得婚娶故於時之民乃思得有美好之一人其清揚眉目之間婉然而美兮不設期約邂逅得與相遇適我心之所願兮由不得早婚故思相逢遇是君政使然故陳以刺君。鄭以蔓草零露記時為異餘同。傳野四至盛多

外此唯解文不言興意王肅云草之所以能延蔓被盛霜也

外此唯解文不言興意王肅云草之所以能延蔓被盛霜也

外此唯解文不言興意王肅云草之所以能延蔓被盛霜也

外此唯解文不言興意王肅云草之所以能延蔓被盛霜也

外此唯解文不言興意王肅云草之所以能延蔓被盛霜也

外此唯解文不言興意王肅云草之所以能延蔓被盛霜也

民之所以能蕃息蒙君澤也。箋零落至夫家。正義曰露作零字故為落也。仲春秋俱是晝夜等溫涼中九月霜始降仲秋初有露則知正月猶有霜二月始有露故云蔓草生而有露謂仲春時也。所引周禮地官媒氏有其事取其意不全取文與彼小異。鄭以仲春為媒月故引以證此。野有蔓草為記時言民思此時而會者為此時見婚月故也。

草零露漙漙
漙漙盛貌。漙如羊反徐又乃剛反。
有美一人婉如清

揚邂逅相遇與子皆臧
臧善也。

野有蔓草三章章六句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

能救焉
救猶止也。亂者士與合會溱洧之上。○溱洧側也。陽溱與洧方渙渙兮。溱洧鄭兩水名。渙渙春水盛也。○渙呼亂反。韓詩作洹洹音九。說文作汎汎音父弓反。

士與女方秉蘭兮
蘭蘭也。箋云男

女相棄各無匹。偶感春氣並出託采芬香之草而為淫泆之行。○簡古顏反。字從艸。韓詩云蓮也。若作竹下是簡策之字耳。洪音逸。

女曰觀乎士曰既且
箋云女曰觀乎欲與士觀已觀矣未從之也。○且音徂往也。徐子胥反。下章放此間音閑處昌慮反。

且往觀乎洧之外
洧洧之外言其土地信寬大又樂也。於是男則往

洵訏且樂
訏大也。箋云洵信也。女情急故勸男使往觀於洧洧之外言其土地信寬大又樂也。於是男則往

相謔贈之以勺藥
勺藥香草。箋云伊因也。士與女往觀

維士與女伊其
結恩情也。○疏其為淫之事言溱水與洧水春冰既泮方發

見女謂士曰觀於寬間之處乎
意願與男俱行士曰觀乎

止其欲觀之事未從女言
女情急又勸男云且復更往觀乎

我聞洧水之外信寬大而且樂
可相與觀之士於是從之維

與女因即其相與戲謔行夫婦之事
及其別也士愛此女

士與女因即其相與戲謔行夫婦之事
及其別也士愛此女

士與女因即其相與戲謔行夫婦之事
及其別也士愛此女

贈送之以勺藥之草結其恩情以為信約男女當以禮相酬
今淫泆如吳故陳之以刺亂。傳蘭蘭。正義曰陸機疏云
蘭當為王者香草皆是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
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於中藏
衣著書中辟白魚。傳訂大。正義曰釋詁文。箋洵信至
則往。正義曰洵信釋詁文以士曰既且是男言女也且往
觀乎與上女曰觀乎文勢相副故以女勸男辭言其竟且樂
於是男則往也下句是男往之事。傳勺藥香草。正義曰
陸機疏云今藥草勺藥無香氣非是也末審今何草。箋伊
因。正義曰因觀寬間遂。漆與洵瀏其清矣。瀏深貌
為戲謔故以伊為因也。女曰觀乎士曰
留說文流清也力尤反。士與女殷其盈矣。殷衆也。
既且且往觀乎洵之外洵訐且樂維士與女伊其
將譖贈之以勺藥。箋云將大也。

漆洵二章章十二句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二章二百八十三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四(四之四)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五

五之一

齊雞鳴詁訓傳第八

陸曰齊者太師呂望所封之國也其地少昊爽鳩氏之墟在禹

貢青州岱嶺之陰維淄之野都營丘之側禮記云太公封於營丘是也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齊譜

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云齊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如何晏子

對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薄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之所願也

以爽鳩始居齊地故云爽鳩氏之墟舉其始居者略季荊薄姑之時不言之也又昭十七年左傳鄭下曰我高祖少皞

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祝鳩氏司盜賊

爽鳩氏司寇也杜預云爽鳩鷹也鷹故為司寇主盜賊以此寇故爽鳩氏當少皞之世少皞以鳥名官其言爽鳩借周之司

封太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地方百里都營丘。正義曰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也其先祖祖世為四岳佐

禹乎水土甚有功於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尚其後苗裔也從其封姓故曰呂尚西伯猶選太公於渭之陽

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與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父矣故号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而立為大

師文王崩武王伐紂師尚父甚君多勳於是武王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都營丘是武王封太公望營丘之事也

太公封地方百里者鄭約而知之以王制云公侯方百里伯七十國又非夏制是武王時也故注云周武王初定天下更

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也是武王之時大國百里太公以元勳明知大公封齊為大國百里可知也水所營

繞故曰營丘釋丘云水出其左營丘孫炎曰今齊之營丘淄水過其南及東是也以丘臨水謂之臨淄與營丘一地也故

漢書地理志云齊郡臨淄縣師尚父所封也應劭曰齊獻公自營丘徙此臣瓚按臨淄即營丘也今齊之城內有丘即營

丘也如瓚之言臨淄營丘即是一地應劭言獻公自營丘徙臨淄是劭之謬也當云自薄姑徙臨淄耳齊世家云哀公之

弟胡公始徙都薄姑而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弟少弟山殺胡公而立是為獻公因徙薄姑都治臨淄據此則齊唯胡公

世居薄姑耳以後復都臨淄也孫民云仲山甫祖齊傳曰

古者諸侯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遷於臨
淄以為宣王之時始遷臨淄與世家異者史記之文事多疏
略夷王之時哀公弟山殺胡公而自立後九年而卒自武公
九年厲王之奔止自胡公之所殺為十八年而本紀云厲王
三十七年出奔計十九年不及夷王之末則遷流自遣也如
此則所言獻公之遷臨淄未可信也毛公在馬遷之前其言
當有隸據故不與馬遷同也○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復夏
禹之舊制○正義曰臯陶謨云弼成五服至千五百貢五
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楛服四百里
納粟五百里納采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
諸侯五百里甸服三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
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分
此五服者堯之舊制也五服距面至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
而其方五千里禹既敷土廣而弼之故為殘數居其間今以
弼成而至於五千里四面相距乃萬里焉大司馬職曰乃以
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
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
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
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注云畿猶限也自王城以

寺亦五之一

二

外五千里為疆有分限者九則四面相距其方五千里此周公
致太平制禮所定故云敷土言其復夏禹之舊制弼成五服
實是堯時以夏禹所定故云禹制也王者相因禮有損益雖
名前後變易而疆域則同故禹貢注云甸服此周為王畿其
弼當侯服在千里之內侯服為甸服其弼當男服在二千里
之內甸服於周為采服其弼當衛服在三千里之內要服於
周為蠻服其弼當夷服在四千里之內荒服於周為鎮服其
弼當蕃服在五千里之內王者禮法相變周服禹制故鄭解
禹事而已周禮疑之成王周公封東至海南至穆陵齊雖侯
爵以大功同上公封也且齊武王時地方百里未得薄姑至
周公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
齊於成王之世乃得薄姑之地若然臨淄薄姑非一邑也齊
之所封在於臨淄而晏子云薄姑因之者以齊之封疆并得
薄姑之地舉其國境所及明共處齊地薄姑者是諸侯之邑
其人居齊地因号其所居之地為薄姑氏後與四國作亂謂
齊蔡商奄則奄外更有薄姑非奄君之名而尚書傳云奄君
薄姑故注云或疑為薄姑齊地非奄君名也○成王用周公
之法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封
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正義曰

作太師當與上公地等故知取上公地也其東至於海以下
。正義曰禹貢云海岱惟青州注云州界自海西至岱又曰
濰淄其道注云濰淄兩水名地理志云濰水出今琅邪箕屋
山淄水出泰山萊蕪縣源山然則青州在海岱之間濰淄即
青州之水也又地理志云臨淄海岱之間一都會也桓十六
年公羊傳曰簡胡越在岱陰齊居山之陰也都臨淄禹貢
。正義曰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
齊侯呂及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成王之
崩職掌虎賁又事康王明為王官也但未知何官耳以太
為王官之伯丁公又在王朝故云嗣位謂嗣王官之位耳不
必嗣為太師也孔安國顧命注云汲為天子虎賁氏謂當
為之耳亦未終於此官也。後五出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
侯譜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人變風始作。正義曰齊世家
云太公卒子丁公汲立卒子乙公得立卒子癸公慈母立卒子
哀公不復立是為五世至哀公也莊四年公羊傳齊哀公
於周紀侯譜之出家亦云紀侯譜之周烹哀公二文皆言周
烹之耳不言懿王也徐廣以為周夷王烹之鄭知是懿王者

詩九之一

三

白

以出家既言烹哀公乃云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當周夷王
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言夷王之
時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受譜烹人則是襄
之主夷王上有孝王書傳之文不言孝王者有大罪去國
本紀云懿王立丁室遂衰自懿王為始明懿王受譜烹矣且
本紀稱懿王之時詩人作到得不以懿王之時難為詩作而
言懿王時乎是以知烹之者懿王也然則胡公以懿王時立
一君當三王也蓋法曰保民者艾曰胡則知胡公為君歷年
久矣以此益明非是夷王烹哀公也世家又云獻公子卒子
武公壽立卒子厲公無忌立卒子文公赤立卒子成公說立
卒子莊公購立卒子釐公祿父立卒太子諸兒立是為襄公
此其君出之次也詩雜鳴序云刺哀公荒淫怠慢還序云刺
哀公好田獵則皆哀公詩也著東方之日東方未明三篇皆
云刺而不舉号諡則舉上明下亦為哀公詩矣南山甫曰盧
令載驪四篇皆云刺襄公則襄公詩也韓笱刺文姜猶嗾刺
魯莊公皆由襄公淫妹而作亦襄公詩也故鄭於左方中皆
以此而知也自哀公至於襄公其間有八世皆無詩孫毓以
為哀公荒淫留色怠慢朝政晏起內朝群臣所患故作雞鳴
之歌蟲飛月光之辭安能侵夜失節之漏而當早興乎如此

何怠慢之有也何憎之戒也自哀至襄其間八世未審此詩
怕刺何公耳斯不然矣子夏親承聖旨齊之君出號益未止
若有別責餘君作叙無容不悉何得闕其所刺不斥言乎夫
人留色雞鳴作勸刺哀公怠慢非性然也人心之動物使之
然夫人不能警戒切以月光之歌擊盡氏發其所掌責以顛
固之詩各隨所夫作詩刺之故曰不能晨夜不夙則暮昭暫
苦此復何所疑且衡門誘僂公憲而無立志則慙憲之人未
必賦淫於色而東門之池刺其君之淫昏斯非一人而行反
者乎况此前後不同所失各異向獨怪之耳案襄二十九年
左傳魯為季札歌齊曰美哉此詩皆云刺彼云美哉者以雞
鳴有思賢死之事東方未明雞刺無節尚能依據自警詩人
懷其舊俗故有箴規故季札美其警非謂詩內皆是美事。

雞鳴思賢死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死貞女夙
夜警戒相成之道焉。如芳非反慢武諫反警疏雞

三章章四句至道焉。正義曰作雞鳴詩者思賢死也所以
思之者以哀公荒淫女色怠慢朝政此由內無賢妃以相警
戒故也君子見其如此故作此詩陳古之賢妃貞女夙夜警
戒於夫以相成益之道焉二章章首上二句陳夫歸可起之

禮下二句述諸侯夫人之言卒章皆陳夫人之辭以哀公荒
淫故夫人與戒君子使不留色怠慢故陳人君早朝戒君子
使不惰於政事皆陳與夫相警戒相成之事也云荒淫者謂廢
其政事淫於女色由淫而荒故言荒淫也賢妃即貞女也論
其配夫則為賢妃指其行事則為貞女所從言之異耳相成
者以夫妻為耦義在交益妻能成夫則妻亦成矣故以相成
言之車牽思得賢女乃思得其人以配王此思賢妃
直思其相成之道不言思得其人作者之意異也。雞既

鳴矣朝既盈矣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箋云雞鳴
朝盈夫夫人也君也可以起之常禮。朝

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蒼蠅之聲有似遠雞
之鳴箋云夫人以蠅

疏雞鳴思賢妃也至蒼蠅之聲
正義曰以哀公荒淫怠慢無賢

禮敬也。蠅餘仍反。疏雞鳴思賢妃也至蒼蠅之聲
之助故陳賢妃貞女警戒其夫之辭言古之夫人與君寤
宿至於將旦之時乃言曰雞既為鳴聲矣朝上既以盈滿

矣言雞鳴道已可起之節言朝盈道君可起之節已以雞鳴
而起欲令君以朝盈而起也作者又言夫人言雞既鳴矣之
時非是雞實則鳴乃是蒼蠅之聲耳夫人以蠅聲為雞鳴聞
其聲而即起是早於常禮恭敬過度而哀公好色淹留夫人

不戒令起故刺之。傳雞鳴至君休。正義曰：解夫人言此二句之意，以雞鳴而夫人可起，朝盈而君可起，二者是夫人與君可以起之常禮。故言之以戒君也。若然，雞鳴而夫人已起於朝，盈之時夫人不在君所，而得言朝盈以戒君者，以雞鳴之後未幾而朝盈，朝盈與雞鳴時節相將，以雞鳴知朝將盈，故夫人於雞鳴之時并云朝盈，目非是知朝盈之後復來告君也。朝盈謂羣臣辨色始入蒲於朝上。後夫人至禮發。正義曰：常禮以雞鳴而起，今夫人之在君所，心常驚懼，恒恐傷晚，故以婦聲為雞鳴則起。早於常禮是夫人之敬也。書傳說夫人御於君所之禮云：太師奏雞鳴於階下，夫人鳴玉佩於房中，告去則雞鳴以告，當待太師告之。然此夫人自聽雞鳴者，故言告御之正法有司，當以時告君。此說夫人相警戒，不必待告方起，故自聽之也。上句雞鳴朝盈并言之，此經不重述朝盈也。向則夫人以雞鳴而東方明矣，朝既昌矣，知朝盈朝盈非謬聽不假言之。東方明矣，朝既昌矣。東方明則夫人纓弁而朝，朝已昌盛則君聽朝，箋云：東方明朝既昌，亦夫人也。君也可以朝之常禮，君日出而視朝。色顧反。何。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見日出之光，以爲霜綺反。

孝布五之一

并

疏

東方至之光。正義曰：上言夫人早起，明則朝亦敬也。此又言其早，朝夫人言東方既已明矣，朝上既已盛矣，言東方已明道已可朝之節，言朝既昌矣，道君可朝之節已。以東方明而朝，欲令君以朝昌盛而朝也。作者又言夫人言東方明矣之時，非是東方則寧已明，乃是日出之光耳。夫人以日出之光為東方明，見其明而即朝，是早於常禮恭敬過度。今哀公怠慢晚朝而夫人不戒，故刺之。傳東方至聽朝。正義曰：此經二句亦陳夫人之辭，東方明故夫人朝君，朝既昌君可聽朝。上章夫人因已以雞鳴而起，即言朝盈以戒君，此夫人因起以東方明時朝君，即言朝既昌以戒君，故亦并言此二句也。士昏禮注：纓笄，纓笄以朝，君案長六尺，弁今時簪，傳言夫人纓笄而朝，首服纓笄以朝，君案禮，特牲饋食及士昏禮皆云：纓笄，紉衣注云：紉，紉屬此，衣染之以黑，其紉本名曰紉，則首服纓笄必以紉衣配之。此以纓笄朝，君則當身服紉衣也。天官內司服鄭注：差次服之所用，紉衣黃桑之所服，喪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據衣御於王之服，又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注云：副，所以覆首服之，以從王祭祀，紉編紉髮為之，服之，以告桑次。次第髮長，知為之服，以見王后之燕居亦纓笄總而已。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如鄭此言，則夫人以禮見君，當服紉。

以月光為東方。疏。東方至之光。正義曰：上言夫人早起，明則朝亦敬也。此又言其早，朝夫人言東方既已明矣，朝上既已盛矣，言東方已明道已可朝之節，言朝既昌矣，道君可朝之節已。以東方明而朝，欲令君以朝昌盛而朝也。作者又言夫人言東方明矣之時，非是東方則寧已明，乃是日出之光耳。夫人以日出之光為東方明，見其明而即朝，是早於常禮恭敬過度。今哀公怠慢晚朝而夫人不戒，故刺之。傳東方至聽朝。正義曰：此經二句亦陳夫人之辭，東方明故夫人朝君，朝既昌君可聽朝。上章夫人因已以雞鳴而起，即言朝盈以戒君，此夫人因起以東方明時朝君，即言朝既昌以戒君，故亦并言此二句也。士昏禮注：纓笄，纓笄以朝，君案長六尺，弁今時簪，傳言夫人纓笄而朝，首服纓笄以朝，君案禮，特牲饋食及士昏禮皆云：纓笄，紉衣注云：紉，紉屬此，衣染之以黑，其紉本名曰紉，則首服纓笄必以紉衣配之。此以纓笄朝，君則當身服紉衣也。天官內司服鄭注：差次服之所用，紉衣黃桑之所服，喪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據衣御於王之服，又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注云：副，所以覆首服之，以從王祭祀，紉編紉髮為之，服之，以告桑次。次第髮長，知為之服，以見王后之燕居亦纓笄總而已。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如鄭此言，則夫人以禮見君，當服紉。

衣御於君當復緣衣皆首服次燕居乃服纓笄耳此傳言纓
笄而朝者展衣以見君緣衣以御君鄭以周禮六服差次所
用為此說耳非有經典明文列女傳魯師氏之母齊善戒其
女云平旦纓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莊二十四年公羊傳何
休庄其言與列女傳亦同然則古之書傳有言夫人纓笄而
朝者毛當有所依據而言未必與鄭同也或以為夫人纓
并而朝謂聽治內政案列女傳解纓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
謂朝於夫非自聽朝也此傳亦云纓笄而朝文與彼同安得
聽內政乎宮內之政蓋寡寡耳君於外政尚日出而朝夫人
何當先君之朝而聽力政且東方既明便即聽之傳又言朝已
朝君夫人有何可治而以東方既明便即聽之傳又言朝已
昌盛則君聽朝於君言聽朝夫人言而朝足知纓笄而朝君
矣上章言朝既盈矣謂朝已有人君可以起此言朝既昌矣
謂盛於盈時羣臣畢集故君可以聽朝朝昌謂日出時也故
纓云君日出而朝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
其君子亦不
視朝王藻文。○蟲飛薨薨東方且明之時我首樂與子同而
忘其數薨云蟲飛薨薨東方且明之時我首樂與子同而
夢言親愛之無已。○薨呼弘反如音既本亦作配樂音岳又
五教。會且歸矣無庶子子憎

會會於朝也薨大夫朝
反。○會且歸矣無庶子子憎

李氏卷之十一
寺九五之

其家事無庶子子憎無見惡於夫人箋云庶衆也蟲飛薨薨
所以當起者紳大夫朝者且罷歸故也無使衆臣以我故憎
惡於子戒之也。○且七也反沈子餘反朝會此一朝如
字音張遙反焉鳥路反下同於夫音符或依字讀者非
蟲飛至子憎。○正義曰：一言改君早起此又述其欲早起之
意夫人告君云東方欲明蟲飛薨薨之時我甘樂與君同而
同夢心非願欲早起也所以必欲令君早起朝者以我於夫
會聚我君之朝且欲得早罷歸矣無使衆臣以我之故於子
之身加憎惡也子謂君也君若與我同臥不早聽朝則事不
速訪嚴朝必晚衆臣憎君是由我故故欲令君早起無使見
惡於夫人刺今不能然今定本作與子憎據鄭云我我見子
之訓則作與者非也。○傳古之至其敬。○正義曰：以恭敬之
事施於疏遠其於至親可以無敬夫之樂與同夢相親之甚
猶尚早起早朝雖親不敢忘敬故云古之夫人配其君子情
雖至親亦不忘敬刺今夫人得齒君子相配則忘敬晚與也
以親而猶敬故言亦亦疏遠也。○箋蟲飛至無已。○正義曰
大戴禮羽蟲三百八十屬鳳為之長則鳥亦綱蟲此蟲飛薨
薨未必唯小蟲也以將曉而飛是東方且欲明之時即上
歸於家故知謂卿大夫於朝旦之時會於君朝聽政於夕

之者歸治其家事成十二年左傳曰世之治也百官承事朝而不及是於夕而不治公事故歸治家事也云無見惡於夫人夫人謂卿大夫卿大夫欲早罷歸不得早罷則憎惡君是見惡於卿大夫也○箋云庶眾○正義曰釋古文

雞鳴三章章四句

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

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荒謂政事廢亂○還音旋韓詩作旋旋好貌好呼報反厭於豔反又於占反本或作饗音同止也好蒿緇反○**疏**

還三章章四句至好焉○正義曰作還詩者刺荒也所以刺之者以哀公好田獵從逐禽獸而無厭是在上既好下亦化

之遂成其國之風俗其有賢習於田獵之事者則謂之為賢閑於馳逐之事者則謂之為好君上以善田獵為賢好則下

民皆慕之政事荒廢化之使然故作此詩以刺之經三章皆上大夫相答之辭是遂成風俗謂之賢好之事○**子**

之還方遭我乎猗之間兮還便捷之貌猗山名箋云

出田獵而相遭也○猗乃刀反說文云猗並驅從兩月

方揖我謂我儂兮從逐也獸三歲曰有儂利也箋云並

揖耦我謂我儂譽之也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驅本又作

驅曲具反注下同有如字說文云三歲豕有相及者本亦作

糲音同又音牽糲。入反儂許全反韓詩作**疏**子之至儂

曰國人以君好田獵相化成俗士大夫在田相逢歸說其事

此陳其辭也我本在田語子曰子之便捷還然兮當爾之時

遭值我於猗山之間兮於是子即與我並行驅馬逐兩畜獸

方子又揖耦我謂我甚儂利兮聚說田事以為戲樂而荒廢

政事故刺之○傳還便至山名○正義曰此還與下茂好昌

盛皆是相譽之辭以其善於田獵故知還是輕便捷速之貌也猗之所在非山則澤下言之陽此言之間則長山之南山則故知猗山名○箋子也至相遭○正義曰以報答相譽則尊卑平等非國君也然馳車逐獸又非庶人故知子也我也皆士大夫出田相遭也○傳從逐至儂利○正義曰大有馬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七月云言私其縱獻新于公**子之**則育是大獸故言三歲曰有儂利言其便利馳逐○**子之**

茂兮遭我乎徯之道兮也。茂美也。並驅從兩牡兮

我謂我好兮箋云譽之言好者以報前言茂也。牡茂后反。子之昌兮遭

我乎徯之陽兮昌盛也。箋云昌佼好貌。佼古卯反。本又作姣。並驅從兩狼

兮捐我謂我臧兮狼獸名。疏曰釋獸云狼牡獾牡狼。臧善也。

其子獾絕有力。迅舍人曰狼牡名獾。牡狼其子名獾。絕有力者各迅。孫炎曰迅疾也。陸機疏云其鳴能小能大。善為小兒啼聲以誘人。夫數十步其猛建者。能善用兵者不能免也。其膏可煎和其皮可為裘。故禮記狼臠膏。又曰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是也。臧善釋詁文。

還三章章四句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著直居反。又直據反。

又音於詩內協句宜音。疏曰作著詩者刺時也。所以刺之。直據反。迎魚敬反。注同。

者以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也。毛以為首章言士親迎二章言卿大夫親迎卒章言人君親迎俱是受女於堂

出而至庭至著各舉其一以相互見。鄭以為三章共述人臣親迎之禮。雖所據有異俱是陳親迎之禮。以刺今之不親迎也。

也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俟待也。門屏之間。曰著素象。頊箋云

我嫁者自謂也。待我於著謂從君子而出。至於著君子揖之時也。我視君子則以素為充耳。謂所以懸真者。或名為統。織

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而已。尚之以瓊華乎而。瓊華美此言素者目所先見而云。

服也。箋云尚猶飾也。飾之以瓊華者謂懸統之。疏俟我至未所謂瓊也。人君以玉為瓊。華石色似瓊也。

毛以為士親迎。夫既受婦於堂。導之而出。妻見其夫衣冠之飾。此陳其辭也。妻言君子待我於門內之著乎。而我見君子

塞耳之瓊以素象為之乎。而又見其身之所佩飾。之以瓊華之石乎。而言士親迎。妻見其服飾。今不親迎。故舉以刺之也。

鄭以為為總言人臣親迎。其妻見其冠飾。君子待我於著之時。我見君子充耳以素絲為之。其末飾之以瓊華之石。言用

素絲為統。以懸瓊華之石為瑱也。傳俟待至象真。正義曰俟待釋詁文。釋言云門屏之間謂之宇。李巡曰門屏之間

謂正門內兩塾間名寧孫炎曰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寧之
處也著與寧音義同楚語稱曰公子張驟諫靈王玉病之曰
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置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
不然巴浦之犀舉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繩為填章昭公瑱
所以塞耳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為填是象可以為填此言也
耳以素可以充耳而色素者唯象骨耳故知素是象項毛以
此章陳士蓋士以象為填也○箋我嫁至而云○正義曰此
說親迎之事而言待我則是夫之待妻故知我是嫁者自謂
也士婚禮婿親迎至於女家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於朝門
揖入三揖至於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
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是受女於堂導之以出
故此婦從君子而出至著君子揖之下箋亦云揖我於庭不
言揖我於堂者婚禮女立于房中南面婿於堂上待之拜受
即降禮於堂上無揖故不言之婚禮止言以從不言在庭著
揖之箋知揖之者言待我明其往待之也下婚禮婦至夫家
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至夫家引入之時每門而揖明
女家引出之時亦每而揖故知至著君子揖之時也我視
君子則以素為充耳所謂懸瑱言懸瑱之繩用素非為瑱耳
恒二年左傳云衡紘紘是懸瑱之繩故云或名為紘魯語
敬姜云王后親織玄紘織線為之即今之條繩必用雜綵線

候番列校

詩疏卷之二

九

黃文

為之故言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直言人君與臣不辨尊
卑之異蓋天子諸侯皆五色卿大夫士皆三色其色無文正
以人君位尊備物當具五色臣則下之宜降以兩且此詩刺
不親迎宜陳人臣親迎之事經有素青黃三色故為臣則三
色又解三色而獨言素者以其素色分明目所先見故先言
之習受女於堂從堂而後至庭至著目所先見當在堂見素
而以素配著為章者取其韻故耳或庭先見青堂先見黃以
為章次王肅云王后織玄紘天子之玄紘一玄而已何云具
五色乎王基理之云紘今之條豈有一色之條色不雜不成
為條王后織玄紘者舉夫色尊者言之耳義或當然○傳瑱
垂至之服○正義曰瑱是王之羨各章謂色有光華此石以
瑱王之色故云羨石士之服者蓋謂衣服之飾謂為佩也玉
藻云士冪瑱珉王此云石者以石色似玉故禮通賁賁皆以
玉言之毛以土賤直言羨石故下章乃言似玉王肅云以羨
石飾象瑱案瑱之所用其物小耳不應以石飾象其為一物
王氏之說未必得傳旨也瑱華瑱瑱瑱瑱瑱瑱瑱瑱瑱瑱瑱瑱
章為士服二章為卿大夫之服卒章為人君之服者以序言
時不親迎則於貴賤皆不親迎此宜歷陳尊卑不親迎之事
故以每章為一人耳非以瑱華瑱瑱瑱瑱瑱瑱瑱瑱瑱瑱瑱瑱
也但陳尊卑不親迎之事以大夫居位尊於士其石當羨於

士服故言以玉耳其實三者皆美石也○箋尚猶至似瓊也
○正義曰尚謂尊尚此物所為飾也上言充耳以素謂統用
素也此言飾之瓊華是統統而加飾故言謂懸統之末所謂
璜也君子借老說夫人之服而云玉之璜方故知人君以土
為璜君乃用玉臣則不可而瓊是玉名媮臣亦用玉故辨之
云瓊華美石色似瓊者也非用瓊為璜也箋既言人君以玉
即云瓊華美石二章箋云石色似瓊以瑩皆以為似則鄭意
三章同說人臣親迎非人君也上箋唯言臣則三色不辨臣
之尊卑蓋三章摠言卿大夫士也以其言於著於庭於堂正
是待有先後不宜分為異人故為摠述人臣親迎之法徐毓
云案禮之名充耳是塞耳即所謂璜懸當耳故謂之塞耳懸
之者別謂之統不得謂之充耳猶璜不得名之為統也故曰
玉之璜方夫設纓以為冠不得謂冠是纓之飾結組以懸佩
不可謂佩所以飾組今獨以璜為統之飾謬於名而失於實
非作者之意以毛王為長斯不然矣言充耳者固當謂璜為
充耳非謂統也但經言充耳以素素絲懸之非即以素為充
耳也既言充耳以素未言充耳之躰又言飾之以瓊華正謂
以瓊華作充耳人臣服之以為飾非言以瓊華飾統何當引
冠纓組佩以為難乎經言飾之必有所飾若云不得以瓊華
飾統則瓊華又何所飾哉即如王肅之言以美石飾象璜象

侯番列校

詩五之一

一能引

骨賤於美石謂之飾象何也下傳以青為青玉黃為黃玉又
當以石飾玉乎以經之文勢既言充耳以素即云飾之以瓊
華明以瓊華為充耳懸之以素絲故易傳以素絲為統瓊華為璜也

以青乎而揖我於庭時青統之青○尚之以瓊瑩乎

而瓊瑩石似玉卿大夫之服○**疏**傳青青玉○正義曰傳

為璜故云青謂青玉此章說卿大夫之事下章說人君之事

考工記玉人云天子用金則公侯以下皆玉石雜言青玉黃

王亦謂玉石雜也侯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黃黃玉箋

○尚之以瓊英乎而瓊英美石似玉者人君之○**疏**箋

英猶瓊華○正義曰釋草云木謂之華草謂之榮榮而不實

者謂之英然則英是華之別名故言瓊英猶瓊華二章瓊瑩

俱玉石名也故云似瓊似瑩英華是玉光色故不言似英似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

化也

○刺衰色追反本或作刺襄公非也南山已下始是襄公之詩

疏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至禮化

○正義曰作東方之日詩者刺衰也哀公君臣失道至使男女淫奔謂男女不待以禮配合君臣皆失其道不能以禮化之是其時政之衰故刺之也毛以為陳君臣盛明化民以禮之事以刺當時之衰鄭則指陳當時君臣不能化民以禮雖屬意異皆以章首一句東方之日為君失道東方之月東為臣失道下四句為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之之事也

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

興也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

者初昏之貌箋云言東方之日者愬之乎耳有姝姝美好之子來在我室欲與我為室家我無如之何也日在東方其明未融與者喻君不○在我室兮覆我即兮 覆禮也箋云即明○姝亦朱反○在我室兮覆我即兮 就也在我室若以禮來我則就之與之去也

疏

東方至即兮○毛以為東方之日兮猶言明盛之君

能以禮化民民皆依禮嫁娶故其時之女言彼姝然美好之君候昏刈衣

詩疏五之一

十一

王進富

子來在我之室兮此子在我室兮由其以禮而來故我往就之兮言古人君之明盛刺今之昏闇言昏姻之正禮以刺今之淫奔也○鄭以為當時男女淫奔假為女拒男之辭以刺時之衰亂有女以男逼已乃訴之言東方之日兮以喻告不明之君兮由君不明致此強暴今有彼姝然美好之子來在我之室兮欲與我為室家我無柰之何又言已不從之意此子在我室兮若以禮而來我則欲就之兮今不以禮來故不得從之不能以禮化民至使男淫女訴故刺之○傳曰出至之貌○正義曰日出東方漸以明盛照臨下土故以喻人君明盛無不照察謂明照下民察理其事使之不敢淫奔彼姝者女言其就女親迎之事故以姝為初婚之貌與箋云美好亦同王肅云言人君之明盛刺今之昏闇○箋東方至不明○正義曰箋以序言君臣失道不言陳善刺惡則是當時實事也不宜為明盛之君故易傳以東方之日者比君於日以情訴之也日之明盛在於正南又解不以南方之日為興者以日在東方其明未融故舉東方之日以喻君之不明也昭五年左傳云日上其中明而未融其當且乎服虔云融高也案既醉昭明有融傳云融長也謂日高其光照長遠日之且明未高故以喻君不明也若然男女淫奔男倡女和何以得有拒男之女而訴於君者詩人假言女之拒男以見男之強

暴明其無所告訴終亦共為非禮以此見國人之淫奔耳未
必有女終能守礼訴男者也。傳履禮。正義曰釋言文上
喻人君明盛此必不與鄭同王肅云言古婚姻之禮刺今之淫奔

子在我閨兮 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
若月也閨門內也箋云月以與臣月在於東

方亦言不明。闕他達反。疏傳月盛至門。正義曰以亨
韓詩云門屏之間曰閨。言君臣失道則君臣正責故

知以月盛東方喻臣明察也云闕門內者以上章在我閨
在我室子謂來其家又闕字從門故知門內也

兮履我發兮 發行也箋云以禮來疏傳發行。正義
則我行而與之去。疏曰以行必發足

而去故以發為行也

東方之日三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與居無節號令不時挈

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號令猶招呼也挈壺氏掌漏刻者
朝直遙反注皆同挈苦結反又

音結壺音胡挈壺氏掌漏刻之官。疏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至職焉。正

以刺之者哀公之時朝廷起居或早或晚而無常節度號令
召乎不以其時人君置挈壺氏之官使主掌漏刻以昏明告

君今朝廷無節由挈壺氏不能掌其職事焉故刺君之無節
且言置挈壺氏之官不得其人也朝廷是君臣之摠辭此則

非斥言其君也與起也居安坐也言君之坐起無時節也由
起居無節故號令不時即經上二章是也挈壺氏不能掌其

職卒章是也。箋號令至刻者。正義曰以經言自公召之
故云號令猶招呼也挈壺氏於天子為同焉之屬其官士也

故夏官序云挈壺氏下士六人注云挈讀如挈髮之挈壺盛
水器也出主挈壺水以為漏然則挈壺者懸繫之名刻謂置

箭壺內刻以為節而浮之水上令水漏而刻下以記晝夜昏
明之度數也以序言不能掌其職焉故舉其所掌之事也。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 上曰衣下曰裳箋云挈壺氏失
漏刻之節東方未明而以為明

故羣臣從顛倒衣裳羣臣之朝別色顛之倒之自公
始入。倒都毛反遠其慮反別彼列反

顛之倒之自公 顛之倒之自公

召之 從君所來而召之漏刻失節君又早與疏東方至
召之。

正義曰言朝廷起居無節度於東方未明之時羣臣皆顛倒
衣裳而著之方始倒之顛之著衣未往已有使者從君而來
召之起之早晚禮有常法而今漏刻失節促遽若此故刺之
○傳上曰衣下曰裳○正義曰此其相對定稱散則通名曰
衣也○傳言此解其顛倒之意以裳為衣今上者在下是為顛
倒也○箋挈壺至始入○正義曰解時實未明而顛倒衣裳
之意以挈壺氏夫漏刻之節每於東方未明而為已明告君
使之早起羣臣當以失晚復恐後期故於東方未明之時急
促催遽不暇整理衣服故顛倒著衣裳而朝君此則失於晨
早故言朝之正法羣臣別色始入東方未明當起也別色始
入玉藻文○箋群臣至早興○正義曰羣臣顛倒衣裳方欲
朝君人已從君所來召之是君已先起矣故**東方未晞**
言君又早興臣起已太早君興又早於臣也

顛倒衣裳

始升○

疏

傳晞明之始升○正義曰晞是日
之光而物乾故以晞為乾薰葭云白露未晞言露在朝且未
見日氣故亦為乾義此言東方未明無取於乾故言明之始
升謂將旦之時日之光氣始升與上未明為一事也

候番刻校

詩疏五之一

卷之三

陸文進

柳樊圃狂夫瞿瞿

柳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園也折柳
以為藩園無益於禁矣瞿瞿無守之

貌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箋云柳木之
不可以為藩猶是狂夫不任挈壺氏之事○折之舌反圃音
布又音補樹柔蔬曰圃瞿俱

不能長夜不夙則莫

折柳至則暮○正義曰此
言折柳木以為藩菜果之

莫晚也箋云此言不任其事
者而失節數也○莫音暮○
圃則柳木柔脆無益於圃之禁以喻用狂夫以為挈壺之官
則狂夫瞿瞿然不任於官之職由不任其事恒失節度不能
時節此夜之漏刻不太早則太晚常失其宜故令起居無節
以君任非其人故刺之○傳柳柔至於朝○正義曰言柳柔
脆之木者欲取無益於禁故以柔脆解之樊藩也釋言文孫
炎曰樊圃之藩也郭璞曰謂藩籬也種菜之地謂之圃其外
藩籬謂之園故云圃菜園也大宰九職一曰園圃毓草木注
云樹果曰圃因其藩也是圃內可以種菜又可以樹果蔬
其外列藩籬以為樊柳是柔脆之物以手折而為藩無益於
禁以喻狂夫不任挈壺之職也蟋蟀云良士瞿瞿為良士
貌故傳云瞿瞿然顧禮義此言狂夫瞿瞿謂狂愚之夫故言
瞿瞿無守之貌為精神不立志無所守故不任居官也序云

聖靈氏不能掌其職則狂夫為擊壺氏矣故又解其瞿瞿之意古者有擊壺氏以水火分日夜謂以水為漏夜則以火照之冬則冰凍不下又當置火於傍故用水用火準晝夜共為百刻分其數以為日夜以告時節於朝職掌如此而今此狂夫瞿瞿然志無所守分日夜則參差不齊告時節則早晚失度故責之也擊壺氏職曰凡度懸壺以代哭皆以水火守之禮未大斂代哭以水守壺者為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則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刻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則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是共百刻冬之事言冬夏之間有長短者察乾象曆及諸曆法與今大史所傳皆云冬至則晝四十五夜五十五夏至則晝六十五夜三十五春秋分則晝五十五夜五十五半夜四十四半從春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從夏至至於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於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於春分所加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間加減刻數有多有少其事在於曆術以其筭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為率故太史之官立為法定作四十八箭以一年有二十四氣每一氣之間又分為二通率七日強半而易一箭故周年而用箭四十八也曆言晝夜者以昏明為限馬融王肅注尚書以為日永則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

十刻日短則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日中宵中則晝夜各五十刻者以尚書有日出日入之語遂以日見為限尚書緯謂刻為商鄭作士民禮目錄云日入三商為昏舉全數以言耳其實日見之前日入之後距昏明各有二刻半減晝五刻以禪夜故於曆法皆多校五刻也鄭於堯典注云日中宵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也日永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不見之漏四十五刻又與馬王不同者鄭言日中宵中者其漏齊則可矣其言日永日短之數則與曆甚錯馬融言晝漏六十夜漏四十減晝以禪夜矣鄭意謂其未減又減晝五刻以增之是鄭之妄說耳漏刻之數見在史官古今歷者莫不符合鄭君獨有此異不可強為之辭案擊壺之職往言分以日夜不言告時於朝春官維人云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注云象雞知時然則告時於朝乃是雞人此言擊壺告時者以序云與居無節擊壺氏不能掌其職明是擊壺告之失時故令朝廷無節也蓋天子備官擊壺擊壺維人告時諸侯兼官不立雞人故擊壺告也庭燎箋云王有雞人之官是鄭意以為唯王者有雞人諸侯則無也傳辰時夙早莫晚○止義曰釋訓云不辰不時也辰辰為時也夙早釋注文暮與早對故為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卷終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五

五之三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南山刺襄公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

作詩而去之

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襄公素與淫通及嫁公謫之公與夫人如齊夫人怨

之襄公襄公使公子彭生乘公而搯殺之夫人久留於齊莊公即位後乃來猶復會齊侯于禚于祝丘又如齊師齊大夫見襄公行惡如是作詩以刺之又非魯桓公不能禁制夫人而去之○之行下孟反謫直革反責也又張革反乘繩證反

一本作彭生乘公乘則依字讀搯於革反說文云搯也公羊傳云拉公幹而殺之沈又烏誦反拉音郎谷反後扶又反下皆同禚音灼地名行惡○疏南山四章章六句至去之○正

下孟反下之行皆同○義曰作南山詩者刺襄公也以親妹人行之惡莫甚於此齊國大夫逢遇君有如是之惡故作詩以刺君其人取事無道之主既作此詩遂弃而去之此

妹既嫁於魯襄公猶尚淫之亦猶魯桓不禁使之至齊故作

者既刺襄公又非魯桓經上二章刺襄公淫乎其妹下章責

曾桓縱恣文姜序以主刺襄公故不言魯桓大夫遇是惡作

詩而去之言作詩之意以見君惡之甚於經無所當也○箋

襄公至去之○正義曰以樊笱猗嗟之序知襄公所淫之妹

文姜是也桓十八年左傳云公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侯通焉

公蕭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寔於車

莊元年公羊傳云夫人諸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

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

焉拉幹而殺之是公謫文姜彭生搯殺公之事也春秋經桓

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是文姜以

桓三年歸魯也左傳於桓十八年如齊之下始云齊侯通焉

箋知素與淫通者以奸淫之事生於聚居不宜既嫁始然故

即莊公也猗嗟序稱人以淫公為齊侯之子公羊傳稱桓公

云同非吾子明非如齊之後始與齊侯通也但左傳為公謫

張本故於如齊之下始言齊侯通耳公羊傳稱桓公

稱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上車搯其脇公死於車搯與拉音

義同彼皆言拉殺此言搯殺者說文云搯捉也何休云幹脇

拉折声正謂手捉其脇而折拉然為声此指言殺狀故言搯

也夫人以桓十八年與公如齊經書公之喪至自齊傳不言

文姜來歸莊元年傳云不書即位文姜出故也莊公即位之時猶在齊未來故言夫人久留於齊莊公即位後乃來也其來年月三傳無文莊元年經書三月夫人遜于齊公羊傳云夫人固在齊矣其言遜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何注及賈逵服虔皆以為桓公之薨至是年三月暮而小祥公羊思少殺念及於母以其罪重不可以反之故書遜于齊耳其實先在於齊本未歸也至二年夫人會齊侯於禚是從魯往之則於會之前已反魯矣服虔云蓋魯桓公之喪從齊來以文姜為二年始來杜預以莊元年歲首即位之時文姜來以母出之故不忍即位文姜於時感公意而來既至為魯人所尤故三月又遜於齊謂文姜來而後去非先在齊二者說雖不同皆是莊公即位之後乃來也杜預創為其說前亦同於賈服至二年乃歸也春秋經莊二年夫人姜氏會齊師是夫人復會齊侯如齊師也以言齊侯淫於其妹終說其淫之事若然按經莊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穀亦是淫事此不言者略舉其先三會以包其後二會也以左傳於會禚之下書姦也於會防之正言齊志也杜預以為意出於夫人則云書姦意出於齊侯則云齊

志傳舉二端其餘皆從之則祝丘與如齊師姦由從夫人防

姦由從夫人防

志傳舉二端其餘皆從之則祝丘與如齊師姦由從夫人防穀姦發於齊侯鄭意或亦當然今此箋又以經有非魯桓之事而序不言之據夫人發文故申其意言大夫見襄公行惡如是作詩以刺之又非魯桓公不能禁制文姜言詩經有此二意也而去之者疊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

與也南山齊南

序去之文謂奔齊而去也崔崔高大也國君尊嚴如南山崔崔然雄狐相隨綏綏然無別失陰陽之匹箋云雄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與者喻襄公居人君之尊而為淫泆之行其威儀可與惡如狐。崔子雖反又音住別彼列反泆音迭下同惡烏路反又

魯道有蕩齊子由歸

蕩平易也齊子文姜也

如字。文姜既以禮從此道嫁于魯侯也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懷思也箋云懷來也言文姜既曰嫁既曰歸止曷又懷止于魯侯矣何復來為乎非其來也

疏

南山至懷止。毛

自為喻言南山高大崔崔然以喻國君之位尊高如山也雄狐相隨綏綏然雄當配雌理亦當然也今二雄無別失陰陽之匹以喻夫當配妻今襄公兄與妹淫亦失陰陽之匹以襄公居尊位而失匹配故卒淫事以責之言魯之道路有蕩然平曷

齊侯之子女文姜用此道而歸嫁於魯既曰歸於魯止自有
夫矣襄公何為復思之止而與之會為此淫乎。鄭以為狐
在山上為喻言南山高大崔崔然有雄狐在此山上以求
耦形貌綏綏然其狀可恥惡也喻說在魯既言公淫可惡又
責文姜會公言魯之道路有蕩然而平易齊子文姜從此道
而歸於魯既曰歸於魯止當專意事夫何為又復未止責文
姜之未會襄公也。傳南山至之匹。正義曰詩人自歌
風山川不出其境故云南山齊南山舉南山形貌高大崔
然故知喻國君之位尊嚴言其高大如南山也。綏綏是匹
之貌今言雄狐相隨綏綏然明是二雄狐相隨也。故云雄
綏然見二狐俱雄無有別異失陰陽之匹以喻元與妹注
失陰陽之匹也。今定本云失陰陽之正義亦通也。故傳
無狐在山上之意則各自為喻異於鄭也。對文則飛曰
走曰牝牡散則可以相通牧誓曰牝雞之晨飛得稱牝明
得稱雄信十五年左傳稱秦伯伐晉莖之遇豈其絲曰獲其
雄狐亦謂牡為雄與此同也。箋雄狐至如狐。正義曰
以南山雄狐文勢相連則是狐在山上不宜別以為喻又
必雄雌相從無二雄相隨之理故以為狐求匹耦於南山
上喻襄公淫泆於人君之位其可恥惡如狐求匹耦於南
狐之傳以綏綏匹行之貌則此言綏綏亦匹行之貌言求匹
耦者正謂無雌相隨是求匹耦也。在高顯之處使人見之是
謂可惡也。傳蕩平至文姜。正義曰以其說道歸之也。以
以蕩為平易言地平而易無險難也。文姜齊女也。齊子
傳於詩由多訓為用此當言用此道以歸魯也。傳懷思
正義曰釋詁文王肅云文姜既嫁於魯適人矣何為復思
之會而淫乎。箋懷來至其來。正義曰懷來釋言文以歸
止謂文姜歸則懷止亦謂文姜懷不宜謂。葛履五兩冠
襄公思故易傳以為非貴文姜之來也。

綏雙止 葛履服之賤者冠綏服之尊者箋云葛履五兩喻
文姜與姪娣及傳姆同處冠綏喻襄公也。五人為
奇而襄公往從而雙之冠履不宜同處猶襄公文姜不宜為
夫婦之道。履九具反兩王肅如字沈音亮綏如誰反傳姆
上音付下音茂處昌
慮反下同奇居宜反

曰庸止曷又從止 箋云此言文姜既用此道歸於魯侯
襄公何復送而從之為淫泆之行。

疏 葛履至從止。正義曰履以兩隻為具五為數之奇言
則非其宜以喻文姜是襄公之妹雖與姪娣傳姆有五人
其數雖奇以襄公往配而雙之亦非其宜襄公兄也文姜妹

也兄妹相配是非其宜既云不宜相配又責非理為淫魯之道
路有蕩然平身齊子文姜用此道以歸魯止既曰用此道
以歸魯止彼自有夫襄公何為復從雙止責其復從文姜為
淫泆之行。傳葛屨至尊者。正義曰賤宜對貴尊當對卑
在身之服上尊下卑葛屨服之於足葛又物之賤者故以賤
言之冠綬服之於首是服之最尊所用之物貴故以尊言之
亦令其貴賤尊卑互相見也。箋葛屨至之道。正義曰履
必兩屨相配故以一兩為一物綬必屬之於冠故冠綬共為
一同葛屨言五冠綬言雙由是五為奇故欲雙之使耦也奇
天數矣獨舉五而言明五必有象故以喻文姜與姪婦傳姆
五人俱是婦人不宜以襄公往雙之二其數奇以經有五兩
故以五人解之莊十九年公羊傳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往
媵之皆有姪從姪者何兄之子婦者何女弟也是諸侯夫
人有姪有姪也襄三十年公羊傳曰宋災伯姬存焉有司請
出伯姬曰吾聞之婦人夜出不見傳姆不下堂傳至姆未至
速火而死是諸侯夫人有傳姆也士昏禮云姆在其方注云
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
乳母矣士妻之姆如此則諸侯夫人其姆亦當然也內則云
女子十年不出傳姆教之執麻象治絲繭則傳是姆類也當
以婦人老者為之矣何休云選老大夫為傳大夫妻為姆以

齊充五之二

男子為傳書傳未有云焉且大夫之妻當目處家無由從文
而嫁使夫人勸軒待之何休之言非禮意也冠履貴賤不宜
同處由襄公與文姜兄之與妹不宜為夫婦之道又襄公止
復文姜耳傳不言淫其姪婦又傳姆老人非襄公儔類而云
襄公雙之者正以姪婦傳姆與文姜同是婦人聚居一處襄
公乃以男子入其中不宜與妹相耦作若指言其不宜雙
文姜耳非謂襄公於五人皆淫之。箋此言至之行。正義
曰上言曷又懷止箋謂責文姜之來此言曷又從止以為責
襄公從之者以懷止與歸止文連歸是文姜歸魯故知懷是
文姜來齊此與庸止文連庸是用道而往則從是逐後從之
故知責襄公從之言以意從送。莠麻如之何衡從其畝
與之為淫耳非謂從之至魯也。莠麻如之何衡從其畝
莠樹也衡備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箋云樹麻者必先耕
治其田然後樹之以言人君取妻必先議於父母。○燕魚出
反本或作藝技藝字耳魚音橫注同亦作橫字又一首如字
衡即訓為橫韓詩云東西耕曰橫從足容反注同韓詩作由
云南比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之禮議於生者小於死
耕曰由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之禮議於生者小於死
者此之謂告。取既曰告止曷又鞠止鞠窮也箋云
七喻反注下皆同

女既告父母而取何復盈從令至于齊乎疏。執麻至鞠止。又非魯桓。鞠居六反。令力呈反。下同。

麻之法如之何乎必橫縱獵其田畝種之然後得麻以具娶妻之法如之何乎必告廟啓其父母娶之然後得妻魯桓既

曰告廟而娶得之正宜以婦道禁之何為又使窮極邪意而

至齊乎止責魯桓不禁制文姜鄭唯以鞠為盈為異餘同。

傳執樹至得麻。正義曰此云執麻后稷生民云勤之在菑

大司徒云教稼穡樹蔬則捕蔬皆種之別名故云執樹也

在田逐禽謂之獵則捕是行步踐履之名衛古橫字也

之縱獵之謂既耕而東西踐躡擊之也古者推耒耜而耕

不宜縱橫耕田且書傳未有謂耕為獵者故知是摩獵之也

今定本云重之然後得麻義雖得通不如為種字也。箋取

妻至謂告。正義曰傳以經云必告父母嫌其唯告生者故

云必告父母之廟箋又嫌其唯告於廟故云議於生者卜於

死者以足之婚有納吉之禮卜而得吉使告女家是娶妻必

卜之士冠禮云筮於廟門明卜亦在廟也曲禮云男女非有

行媒不相知名故齊戒以告鬼神昭元年左傳說楚公子圍

將娶妻於鄭其辭云國布凡筮告於莊恭之廟而來是娶妻

自有告廟之法而鄭以爲卜者以納吉爲六禮之一故幸

卜言之案婚禮受納米之禮云主人筮於戶西注云主人女

疏。執麻至鞠止。○毛以為種

麻之法如之何乎必橫縱獵其田畝種之然後得麻以具娶

妻之法如之何乎必告廟啓其父母娶之然後得妻魯桓既

曰告廟而娶得之正宜以婦道禁之何為又使窮極邪意而

至齊乎止責魯桓不禁制文姜鄭唯以鞠為盈為異餘同。

傳執樹至得麻。正義曰此云執麻后稷生民云勤之在菑

大司徒云教稼穡樹蔬則捕蔬皆種之別名故云執樹也

在田逐禽謂之獵則捕是行步踐履之名衛古橫字也

之縱獵之謂既耕而東西踐躡擊之也古者推耒耜而耕

不宜縱橫耕田且書傳未有謂耕為獵者故知是摩獵之也

今定本云重之然後得麻義雖得通不如為種字也。箋取

妻至謂告。正義曰傳以經云必告父母嫌其唯告生者故

云必告父母之廟箋又嫌其唯告於廟故云議於生者卜於

死者以足之婚有納吉之禮卜而得吉使告女家是娶妻必

卜之士冠禮云筮於廟門明卜亦在廟也曲禮云男女非有

行媒不相知名故齊戒以告鬼神昭元年左傳說楚公子圍

將娶妻於鄭其辭云國布凡筮告於莊恭之廟而來是娶妻

自有告廟之法而鄭以爲卜者以納吉爲六禮之一故幸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

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南山四章章六句

邪意今不至。疏。析薪至極止。正義曰言析薪之法如之何乎非魯桓。何乎非用斧不能斫之以具娶妻之法如之何乎非使媒不能得之魯桓既曰使媒得之正宜以婦道禁之何為窮極邪意而至齊止又責魯桓不禁制文姜也。傳極至。正義曰釋說文箋言恣極邪意令至齊者申說極為至之義恣解義之言非經中極也。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疏

甫田三章章四句至其道。正義曰甫田詩者齊之大夫所作以刺襄公也所以刺之者以襄公身無禮義而求已有大功不能自脩其德而求諸侯從已有義而後功立推德可以來人今襄公無禮義無德諸侯必不從之其志望大徒使心勞而公之所求者非其道也大夫以公求非其道故作詩以刺之求大功與求諸侯一也若諸侯從之則大功克立所從言之異耳求大功者欲求為霸主也天子表諸侯與故曰霸中侯霸免注云霸猶把也把天子之事於時王室微弱諸侯無主齊是大國故欲求之鄭以國語云齊莊僖於是乎小伯韋昭曰小伯主諸侯盟會襄即莊孫僖子以父祖已作盟會之長可以為霸業之基又自以國大民衆負持強力故欲求為霸也至其弟桓公即求而得之是齊國可以為霸但襄公無德而不可求耳上二章刺其求大功卒章刺其不能脩德皆言其所求非道之事勞心切切是志大心勞無田甫田維莠騶騶不能獲箋云與者喻人君欲立功致

治必勤身脩德積小以成高大。莠無思遠人勞心切

切徒勞其心切切耳。切音刀。疏無田至切切。正

下田謂土地以襄公所求非道故設辭以戒之言人治田無得田此大田若大田過度力不充給田必蕪穢維有莠草騶

駟然以喻公無驕德思遠人若思彼遠人德不致物人必不至維勞其心切切然言人之欲種田求穀必準功治田穀

乃可獲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脩德功乃可立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也責襄公之妄求諸侯也。傳甫田至能

獲。正義曰甫田六釋詁文言無田甫田猶多方云宅爾宅田

爾田今人謂佃食古之遺語也禁人言無田甫田猶下句云

無思遠人無田與無思相對為喻周禮授民田上地家百畝

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謂其人力堪治故禮以此為

變過度謂過此數而廣治田也。傳切切憂勞。無田甫

田維莠桀桀

桀桀猶騶騶也。桀居竭反徐又居謁反

無思遠人勞心

田田

田田猶切切也

婉兮變方總角小方未幾見

方突而弁方

婉變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非幼穉也弁冠也箋云人君內善其身外修其德居無

幾何可以立功猶是婉變之童子少自脩飾非然而推見之無幾何突耳加冠為成人也○婉於既反變力轉反總本又

作摠子孔反中古患反幾居豈反注同見方一本作見之突注后反注同方言云凡卒相見謂之突吐訥反弁皮者反變

音毛少疏然方至弁方。正義曰言有童子婉然而少變此與別未經幾時而更見之突然已加冠弁為成人方幼稚

詩照反子少自脩飾未幾時而即得成人以喻人君能善身修德未幾時而可以立功今君不脩其德欲求有功故刺之○傳婉

變至弁冠。正義曰倏人傳曰婉少貌變好貌此并訓之故言少好貌內則云男未冠弁若總角於纓冠所以覆髮未

冠則總角故知總角聚兩髦言總聚其髦以為兩角也非方與總角共文故為幼稚周禮掌冠冕者其職謂之弁師則弁

者冠之大號故為弁冠也士冠禮及冠義記士之冠云始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三加而後字之成人之道也然

則士有二加冠此言突若弁方指言童子成人加冠而已不主斥其一冠也若酒耳也故箋言突耳加冠為成人荷嗟頂

若言若者皆然耳之義古人語之異耳定本云突而弁方不

字作若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

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畢弋也弋繳射也○令音零下同好呼報反風福風反蜀

直角反本亦作蜀畢星名何音曠繳音灼疏盧令三章章二句至風焉。正義

者以襄公性好田獵用畢以掩兔用弋以射鴈好此遊田逐禽而不脩治民之事國內百姓皆患苦之故作是詩陳古者

田獵之事以風刺襄公焉經三章皆言有德之君順時田獵與百姓共樂之事○箋畢蜀弋繳射。正義曰釋天云蜀謂

之畢李巡曰蜀陰氣獨起陽氣必止故曰畢用止也孫炎曰掩兔之畢或謂之蜀因名星云郭璞曰掩兔之畢或呼為蜀

因星形以名之月令注云網小而柄長謂之畢然則此器形似畢且孫謂以網名畢郭謂以畢名網郭說具也出繩繫矢

而射鳥謂之繳射也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田犬令令纓環聲言人君能有美德及

之繳射也

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時遊田與百姓共其樂
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之其聲令令然○纓於盈反又於政
反樂音洛下
疏 廬令至且仁○正義曰言古者有德之君
同說音析

之言吾君之廬犬其環鈴鈴然為聲又美其君言吾君其為
人也美好且有仁恩言古者賢君田獵百姓愛之刺今君田
獵則百姓苦之○傳廬田至今令然○正義曰大有田犬守
大戰國策云韓國廬天下之駿犬也東郭遂海內之狡兔韓

盧逐東郭遂山三越岡五兔極於前犬疲於後俱為田父之
所獲是廬為田犬也此言鈴鈴下言環鈺鈴鈴即是環鈺聲
之狀環在大之額下如人之冠纓然故云纓環聲也言人君
有美德以下言百姓所以悅君之意孟子謂梁惠王曰今王

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
相告曰吾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
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
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

庶幾無疾病與何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則
百姓悅之也今定本云喻人君能有美德喻人君能有美德
環 重環子母環也○其人美且鬢
重直龍反下同

候番劉校
詩疏五之二
髮音權說文
疏 箋鬢讀至勇壯○正義曰箋以諸言且者
云髮好貌
且仁且恩既美而復有仁才則且鬢不得為好貌故易之巧
言云無拳無勇其文相連是鬢為勇壯也以君能盡其仁愛
與百姓同樂故美其且仁以君身有勇壯能捕取猛獸故美
其且鬢以君善於射御多有才能故美其且恩皆是獵時之
事故歷言之大叙于田叙云叔多

才而好勇亦謂獵時有才勇也
盧重鈎 鈎一環貫二
也

其人美且恩
恩才也箋云才多卜也○
疏 傳鈎一環
貫二○正

義曰上言重環謂環相重故知謂子母環謂大環貫一小環
也重鈎與重環別則與子母之環文當異故知一環貫二謂
一大環貫二小環也說文
亦云鈎環也一環貫二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
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敝笱奸世反徐笱滅
反本又作弊敗也笱音

古口反取魚器也。惡鳥路反。敝筍三章章四句至患焉。正義曰：作

是魯桓夫人齊人惡魯桓公為夫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

於齊與兄淫亂為二國之患焉。故刺之也。文姜淫亂由魯桓

微弱使然。經三章皆是惡魯桓以刺文姜之辭。夏官虎賁氏

云：舍則守王，閑注云：舍王出所止宿處也。閑，挫也。天官掌

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挫桓再重杜子春云：挫，桓謂行馬也。

謂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外內列周衛防守之物名之曰閑。

則閑亦防禁之名。故此及猗嗟之序皆防閑並言之也。齊則

襄公通妹魯則夫外淫桓公見殺於齊，襄公惡名不滅。是

為二國患也。文姜既嫁於魯，齊人不當刺之。由其兄與妹淫

齊人惡君而復惡文姜亦所以刺君。故編之為襄公詩也。

敝筍在梁其魚魴鰈。興也。鰈大魚。箋云：鰈魚子也。魴

之筍不能制與者，喻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終其初亦

時之婉順。魴音房。鰈毛古頑反。鄭古魂反。易夷鼓反。亦

子歸止其從如雲。如雲言盛也。箋云：其從，姪娣之屬言

意如雲然。雲之行順風耳。後知魯桓微弱文姜遂

淫恣從者亦隨之為惡。從才用反。注下皆同。

候番刘校。詩疏五之二。九。蔡順

雲。毛以為筍者，捕魚之器。弊敗之筍在於魚梁，其魚乃是

魴鰈之大魚，非弊敗之筍所能制。以喻微弱之君為其夫婿

其妻，乃是強盛之齊女，非微弱之夫所能制。刺魯桓之微弱

不能制文姜也。又言文姜難制之意。齊子文姜初歸於魯，國

正其從者，庶姜庶士其數衆多如雲然。以此強盛故魯桓不

能禁也。鄭以為弊敗之筍在於魚梁，其魚乃是魴鰈之小

魚。魴鰈自是魚之易制者，但筍以弊敗不能制，以喻文姜是

婦人之易制者，但由魯桓以微弱不能制，由其不制文姜故

令從者亦惡。齊子文姜初歸於魯，國正其從者之心如雲然。

雲行順風，東西從者隨嫡善惡由文姜淫泆故從者亦淫。

傳鰈大魚。正義曰：孔叢子云：衛人釣於河，得鰈魚焉。其大

盈車，子思問曰：如何得之？對曰：吾下釣垂一魴之餌，鰈過而

不視，又以豚之半鰈則吞矣。子思歎曰：魚貪餌以死，士貪祿

以亡，是鰈為大魚也。傳以鰈為大魚，則以大為喻。王肅言魯

桓之不能制文姜若弊筍之不能制大魚也。箋：鰈魚至姤

順。正義曰：鰈魚子釋魚文。李巡曰：凡魚之子，摠名鰈也。鰈

字異，蓋古字通用。或鄭本作鰈也。魯語云：宣公夏濫於泗

淵，里華斷其罟而弃之，曰：魚禁鰈，鰈鳥翼，鰈如番庶物也。是

亦以鰈為魚子也。毛以鰈為大魚，鄭以鰈為魚子而與魴相

配，則魴之為魚中魚也。故可以為大亦可以為小。陸機疏云：

鮒今伊洛濟穎鮒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鱗魚之美者
遼東梁水鮒是也箋以肥而厚尤美於中國鮒故其鄉語曰居就糧
梁水鮒是也箋以肥而厚尤美於中國鮒故其鄉語曰居就糧
敗為喻且鮒鯤非極大之魚與鯨不類故易傳以為小魚易
制喻文姜易制但魯桓微初時不能防閑文姜使終其初時之
婉順文姜素與兄淫而云初時婉順者在齊雖則先淫至魯
必將改矣但以知桓公微謂其從者多強盛而難制孫毓云齊
正義曰傳以如雲言盛謂其從者多強盛而難制孫毓云齊
為大國初嫁寵妹庶姜庶士盛如雲兩故妹來自桓公不
能禁制言從者之盛傳意當然文姜歸魯之日襄公未為君
有侍御賤妾故云其從姪姊之屬箋以作詩者主刺文姜之
惡而言其從如雲明以文姜惡甚疾其敗敝笱在梁其
損族類故易傳以為從者亦隨文姜為惡

魚鮒鮒

魚鮒鮒○鮒象大魚箋云鮒似鮒而弱鱗
曰陸機疏云鮒似鮒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
得鮒不如鮒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鮒或謂之胡
鷄或謂之胡鷄齊子歸止其從如雨如兩言無常天下

疏

箋如兩至使止○正義曰
鮒如兩至使止○正義曰

候番刻校

詩疏卷之二

林重校訖

十

葉金刊

之則下天不下則止以言姪
婦之善惡亦文姜所使止
今定本云所使
出於義是也
隨順貌疏言魚貌今其上下相充也唯唯正是魚行相隨之
貌耳傳以弊苟不能制大魚故云出入不制箋以為小魚故
行相隨順之貌各從其義故為辭異耳其於唯唯義亦同也
韓詩作遺維笑反沈養水反
箋云水之性可停可行亦
言姪婦之善惡在文姜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

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驅欺具反又如字下皆
同本亦作駟播波佐反
疏載驅四章章四句至民焉
正義曰載驅詩者齊人所作

以刺襄公也刺之者襄公身無禮義之故乃盛飾其所乘之
車與所衣之服疾行驅馳於通達之道廣大之都與其妹文
姜淫通播揚其惡於萬民焉使萬民盡知情無慙恥故刺之
也國人刺君乃是常事諸序未有舉國之名言其民刺君此
獨云齊人刺襄公者以文姜魯之夫人襄公許入魯境以其
齊魯交錯須言齊以辨嫌無禮義盛其車服者首章次句與
次章上二句是也經因駢車而言車飾故先言載駢亭以美其車
上二句是也經因駢車而言車飾故先言載駢亭以美其車
服然後駢之且欲見其駢車所往之處故令疾驅與通達六
都為句而後言之經有車馬之飾而已無盛服之事既美其
車明亦美其服故協句言之四章下二句皆言文姜來會齊
疾是與文姜淫之事大都通道人皆見之是播其惡於萬民
也○箋故猶端○正義曰諸言故者多是因上文以生下事
此故乃與上為句非生下之辭是以箋特釋之無禮義故猶
言無禮義端端謂頭緒也論語叩其兩端謂動發本末兩頭
也標有梅箋云女年二十而無嫁端為無嫁之頭緒此亦謂
無禮義之頭緒也故載驅薄薄箠朱鞞薄薄疾驅
盛服而與妹淫通也載驅薄薄箠朱鞞薄薄疾驅
文席也車之駢曰駢諸侯之路車有朱鞞之質而羽飾箋云
此車襄公乃乘馬而來與文姜會○薄普各反徐扶各反弗
大十七少七十八 寺亦五之二

音弗鞞苦 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發夕自夕發至旦箋

郭反鞞也 疾驅其乘車以入魯竟魯之道路平易文姜發夕由之往會

焉曾無慙恥之色○發韓詩云發旦也其乘緇證反或音繩

竟音境本亦作境易 疏 載駢至發夕○正義曰言襄公將

夷政反下樂易同 與妹淫則駢駢其馬使之疾行其

車之志薄薄然用方文竹箠以為車蔽又有朱色之革為車

之飾公乘此車馬往就文姜魯之道路有蕩然平易齊子文

姜○由此道發夕至旦來與公會公與妹淫言無愧色故刺

之○傳薄薄至羽飾○正義曰薄薄車聲狀序言疾駢故云

疾驅駢與駢音義同皆謂駢馬疾行也斯下說鋪席燕樂之
事云下莞上簟簟字從竹用竹為席其文必方故云方文席
也車之蔽曰鞞謂車之後戶也說文云鞞車也獸皮治去毛
曰鞞鞞是革之別名此說齊君之車而云朱鞞故云諸侯之
路車有朱鞞之質而羽飾謂以皮革為木質其上又以翟羽
為之飾也釋器云輿革前謂之鞞後謂之鞞李巡曰輿革前
謂輿前以革為車飾曰鞞非車後戶名也郭璞曰鞞以韋鞞
車鞞也非以韋鞞後戶也又云竹前謂之鞞後謂之鞞李巡
曰竹前謂鞞竹當車前以掩蔽名之曰鞞鞞止也孫炎曰鞞
以鞞為車飾也郭璞曰鞞以鞞衣後戶也如爾雅之文車前

後之飾皆有華有簞故此說車飾云簞弗朱韉也彼文華飾
後戶謂之蔽則弗蔽異矣此言車之蔽曰弗弗蔽為一者彼
因華與竹別而異其文耳其實華竹同飾後戶俱為車之蔽
塞故此傳非蔽通言之春官巾車掌王后之車輅有重翟厭
翟頭人說衛侯夫人云翟非以朝是婦人之車有翟羽飾矣
經傳不言諸侯路車有翟飾者今傳言羽飾必當有所案據
不知出何書也○傳發夕至至且○正義曰此言發夕謂夕
時發行故為發夕至且小宛云明發不寐謂此至明之開發
未嘗寢寐故為發夕至明所以立文不同皆為夕發至且○
箋襄公至之色○正義曰知入魯境者以下言汶水湯湯則
魯在汶則齊在魯北水北曰陽禧元年左傳稱公賜季友汶
陽之田當齊襄公之時汶水之比尚是魯地故知襄公乘車
入魯境也於魯道之下即言發夕是則夜行在道言其疾趨
齊疾之意故言又姜發夕而往會焉凡則盛飾而往妹則疾
行會之是其四驪濟濟垂轡灑灑濟濟四驪言物色盛也濟
無慙取之色○四驪濟濟垂轡灑灑濟濟四驪言物色盛也濟
者爾爾眾也箋云此又刺襄公乘是四驪而來徒為淫亂之
行○驪力馳反濟子禮反注同爾爾本亦作灑灑同乃禮反徒
一本作從兩○魯道之蕩齊子豈弟然箋云此豈弟猶
通行下孟反○寺流五之二

言發夕也豈讀當為鬪弟古文尚書以弟為鬪鬪明也○豈
開改反樂也弟如字或音待易反樂音洛鬪音鬪鬪音亦
疏四驪至豈弟○毛以為襄公將與妹淫乘其一驪之馬
爾然而眾為此盛飾往就文姜魯之道路有蕩然平易齊子
文姜於是樂易然來與兄會曾無慙色故刺之○鄭唯豈弟
為異言文姜開明而往會之餘同○傳四驪言物色盛也○
正義曰夏官校人云凡軍事物馬而頌之注云物馬齊其力
言四言驪道其物色俱盛也○箋此豈至明也○正義曰箋
以為齊子豈弟文在魯道之下則惜弟為在道之事若其
心樂易非獨在道為然且上云發夕此當為發夕之類故云
此豈弟猶發夕言與其餘惜弟不同也惜弟之義與發夕不
類故讀惜為鬪易稱鬪物成務說文云鬪開也古文尚書即
今鄭注尚書是也無以弟為鬪之字存洪範稽疑論卜兆有
五曰鬪注云鬪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弟今文作鬪賈逵以
為弟故云古文尚書以弟為鬪鬪明也上言發夕謂初夜即
行此言鬪明謂晨明而行與上古文相通也釋言云豈弟發
也舍人李巡孫炎鄭瑛皆云豈弟發夕也今定本云此豈弟發
子豈弟是鬪亦為行之義也今定本云此豈弟發也猶言發

也舍人李巡孫炎鄭瑛皆云豈弟發夕也今定本云此豈弟發
子豈弟是鬪亦為行之義也今定本云此豈弟發也猶言發

夕又云梯古文尚書以為
國更無梯字義並得通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

多貌箋云汶水之上蓋有都焉
義公與文姜
疏

時所會。汶音問水名湯失章反彭必旁反
疏

義曰序言疾驅於通道大都行人彭彭是為通道汶水湯湯
有都焉義公與文姜時所會處也此義公入於魯境往會文

姜若其曾桓尚存不應公然如此此篇所陳蓋是莊公時事
亦不知大都為何

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汶水滔滔行人儻儻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於藝

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

侯之子焉

疏

美善於趨步是有威儀也言其善舞善射是有技藝也言展

我甥兮拒時人以為齊侯之子也以其齊人所

頎而長兮

兮

美目揚兮

巧趨

則臧兮

正義曰猶是心內不平嗟是口之喑咀替傷歎之聲故為歎

辭若猶然也此言頎若長兮史記孔子出家稱孔子流文王

之狀云黧然而望頰然而長是之為長貌也今定本云頰而長方而與若義並通也。箋昌佼好貌。正義曰傳昌為盛不言為其貌故申足之云佼好貌。傳抑美色揚廣視。正義曰揚是額之別名抑為揚之貌故知抑為美色額貴關故言揚廣揚。傳好目揚眉。正義曰美目揚眉曰揚皆好又傳解欲辨揚是眉故省其言好目揚眉既言目揚皆好又傳解揚為眉蓋以眉毛揚起故名眉為揚。傳踴巧趨貌。正義曰曲禮云士踴踴今與趨連文故知踴巧趨貌。曲禮注又云行而張足曰趨趨今之吏步則趨疾行也禮有徐趨疾趨為之有巧有拙故美其巧趨踴踴。猗嗟兮兮美目清兮。目上為名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

兮展我甥兮

二尺曰正外孫曰甥箋云成猶備也正所以射於侯中者天子五正諸侯三正大夫

二正士一正外皆居其侯中參分之一焉展誠也甥妹之子曰甥容貌技藝如此誠我齊之甥言誠者拒時人言齊侯之子。射食亦反注所射每射同正音征。疏。猗嗟至甥兮注同。畫五采曰正參七南反又音三。魯莊公狩焉此莊公目上之名甚平博兮又有美目及目下之清亦美兮威儀容貌既備足方又善於為射終日射侯其

寺流五之二

十四

矢不出正之內兮此又誠是我齊之外甥兮威儀技藝如此又實是齊之外甥不能使母不淫令人以為齊侯之子是其可嗟傷也。傳目上至為清。正義曰釋訓云猗嗟名兮目上為名孫炎云目上平博鄭璞曰眉眼之間爾雅既釋如此清又與目共文名既目上則清為目下。傳二尺至曰甥。正義曰正者侯中所射之處經典雖多言正為其正之廣狹則無文鄭於周禮考之以為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實射則張布侯而畫正正大如鵠三分侯廣而正居一焉侯身長一丈八尺者正方六尺侯身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六半寸侯身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少半寸者正方四尺六寸六半之廣維則不同其內皆方二尺尾於正鵠之事唯此言二尺曰正耳既無明說可以同之鄭焉鄭言正之內方二尺者亦更無明文蓋應顧此傳耳姊妹之子名之曰甥傳言外孫曰甥者王肅云據外祖以言也謂不拍襄公之身摠據齊因為信外孫得稱甥者案左傳云以肥之得備彌甥孫毓云姊妹之子曰甥謂吾舅者吾謂之甥此兩雅之明義未孝者之所及豈毛公之博物王氏之通識而當於此哉抑者以襄公雖舅而鳥獸其行犯親亂類使時人皆以為齊侯之子故絕其相名之倫更本於外祖以言也凡異族之親皆稱甥然此是毛傳之言不應代時人為絕其相名之倫孫毓之言非也

。箋正所至之子。正義曰夏官射人以射法治射義王以
六耦射三侯樂以。駒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樂以
。程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樂以采蘋五節二
正士以三耦射狝侯樂以采蘋五節二正。是天子以下所射
之正數也。彼文大夫士同射二正。今定本云大夫二正。士
正誤耳。外皆居其侯中三分之一。者其外畔準侯廣狹各居
其侯三分之一。其內皆方二尺。故彼注云九節七節五節者
。奏樂以爲射節之差。三侯者五正三正。正之侯也。二侯者
三正二正之侯也。一侯者二正而已。畫五正之侯者。中朱
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者。額玄黃二正者。去白蒼而畫以
朱。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三分之一。鄭言中二尺。是中央之
畔也。言居侯三分之一。侯之廣狹均布之。以至於生
。則方一丈八尺三正之侯。方一丈四尺一正之侯。則方一
丈。儀者以大射之。鵠賓射之。正維其侯。正鵠不同。侯道遠近
也。儀者以大射之。禮者諸侯射之。禮經曰。司馬命量人量侯道。以
步。大侯九十。參七十。狝五十。鄉射記。詭射之侯。云侯道五十
。弓則大射所云九十七。五十五。王射亦張三侯。其道之數亦當
故射人注云。量侯道者以弓爲度。九節者九十弓。七節者七十
。十五

十弓五節者五十弓。弓之下制長六尺。是侯道遠近有三等
不同也。鄉射記又云。弓二寸以爲侯。中侯謂侯身也。鄉射
之侯。既弓取二寸。則餘侯亦當然。天官司裘注。說大射之侯
引。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爲侯。中則九寸。弓者侯中廣一丈。大射
則賓射亦爾。考工記云。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
居一焉。司衣裳大射之禮云。設其鵠射人治賓射之儀。則云
五正三正二正。正有正者無鵠者。正則正與鵠大小同矣。故
射人注云。鵠乃用皮。其大如正鵠。居侯中三分之一。則知正
亦在侯中三分之一。各準其侯之廣狹而畫之。耳。謂之正者。射
人注云。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大射注云。正者。正
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鵠。有爲正。正鳥之捷。點者射之難。中
以中爲俊。故射取名焉。大射射鵠。賓射射正。此言不出正。中
據賓射爲文也。展誠釋詁。文姊妹之。子爲甥。釋親文。上說容
貌。技藝下言。展我甥。甥。令无技藝。亦是其甥。但作者既美
其身。棄技藝。又言實。是其甥。甥。不防閑其甥。而令人以爲齊
侯之子。故言誠。我齊之外甥。爲齊之甥。信不虛。猗嗟變兮
矣。而云誠實。是者拒時人言。是齊侯之子耳。

變壯清揚婉兮。婉兮好眉。舞則選兮。射則貫兮。中也箋

云選者謂於倫等最上貫習也。選雪四矢反兮以禦

亂兮四矢東矢箋云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

也。反如字韓詩作變變易禦疏齊人傷魯莊公猗嗟此

莊公容貌變然而好兮其清揚眉目之間威然而笑兮其舞

射四矢皆反復其故處兮善射如此足以擇禦四方之亂兮

威儀技藝如此而不能防閑其母故刺之。鄭唯舞則選兮

同。傳選齊貫中。正義曰傳選之為齊其訓未聞當謂其

善舞齊於樂節也貫謂穿侯故為中也。箋選者至貫習之

正義曰箋以美其善舞當謂舞能勝人故易傳以為倫等之

中上選也。貫習釋文。傳四矢乘矢。正義曰乘車必駕

四馬因即謂四馬為乘大射鄉射皆以四矢為乘矢故傳依

用之。箋禮射三而止也。正義曰大射皆三番射初使三耦

復射是禮射三而止也。必而止者案儀禮大射初使三耦

射之而未釋獲射訖取矢以復君與卿大夫等射釋獲飲不

中者訖君與卿大夫等又射取中於樂節注云君子之於事

也始取苟能中課有功終用成法教化之漸也然則初射惟

三耦其後兩番君始與卿大夫等射此言禮射三而止通三

耦等為言射法三而止而云終日射侯者美其久射而常中

非禮射終一日也每射四矢皆復故處言常中正鵠也又解

射禮必用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故詩人以莊公四矢

皆中即云以禦亂兮美莊公善射言其甚禦亂也內則云男

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男子皆當有事故用六矢以

示無亂不復頌象之故也

猗嗟三章章六句

齊國十一篇二十四章百四十三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五 (五之二)

附釋首毛詩注疏卷第五

大

魏葛履詒訓傳第九

陸曰案魏世家及左氏傳云姬

姓國也詩譜云周以封同姓其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魏譜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正義曰地理志云河東

南謚云舜所營都或云蒲坂即河東縣是也禹受禪都于陽

或安邑皆屬河東五子之歌怨大康失邦其歌云惟彼陶唐

有此異方今失厥道乃底滅亡左傳引其文服虔云堯居冀

州虞夏因之不遷居不易民其陶唐虞夏之都大率相所不

出河東之界故書責太康亡失然則魏都河北蒲坂故安邑

皆逼近之故云魏者舜禹所都之地謂境內有其都耳魏不

居其墟也。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正義曰禹

貢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地理志云雷

首在蒲坂南析城在濩澤西南皆在河東界內是其屬冀州

也。周以封同姓焉。正義曰襄二十九年左傳曰虞虢焦

滑霍揚韓魏皆姬姓是與周同姓也魏世家絕不知所封為

誰故言周以封同姓子其封城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正義

曰地理志云魏國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

曲實諸河之干兮是南枕河曲也汾沮洳曰彼汾沮洳言采

其莫刺君采其菜於汾明其境踰汾矣故知北涉汾水昔舜

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正義曰尚書傳文也彼注云歷山在

河東是舜耕之處在魏境也言陶於河濱則在河北之濱蓋

只歷山相近同為魏地故連言之皇甫謐云言陶於河濱即

禹貢所謂陶丘今濟陰定陶之西南陶丘亭是也言河濱明

近何不宜在濟陰謐之言謬耳。禹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

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

儉約之化於時猶存及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脩德於民

教以義方。正義曰教以義方隱三年左傳石碏辭也感舜

禹之化則應皆儉約而頌鼠代檀又以刺君貪鄙者雖遺風

尚在人性不同不能使貪者皆儉因葛履等刺儉者多又其

詩在先故言儉約之化耳晉有唐之遺風詩稱唐因此有舜

禹舊化其詩不稱虞夏者晉初唐叔封為唐侯又能憂深思

遠有堯之遺風故謂之唐魏初無虞夏之名虞夏又非諸侯

之國徒感儉約之化嗇且褊急故譜本於舜禹耳無義言虞

夏也堯舜道同而感有深淺者時君政異故也。其與秦晉

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正義曰：魏國西接於秦，北鄰於晉。桓四年，左傳曰：秦師圍魏，是秦數伐之，終為晉所滅。明晉亦侵之。當周平桓之出魏之後，以強凌弱，今云日見侵削，明是諸侯專恣，故以為平桓之時，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正義曰：鄭言此者，見閔公已前，魏國尚存，故平桓之出得作詩也。魏無出家而鄭於左方中云：葛屨至十畝之間，為一君伐檀，碩鼠為一君知者，以上五篇刺儉，下二篇刺貪。其事相反，故分為異君，或父祖或子孫，不可知。凡案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為季札歌魏曰：美哉大矣，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為明主。止此詩並刺君而季札美之者，美其有儉約之跡，風而無德，以將之失。於太儉，故詩人刺之。

葛屨刺褊也。魏地陘隘，其民機巧，趨利其若儉。
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儉嗇而無德，是其所以見侵削。屨俱具反，褊必儉反，陘音洽。本或作狹，依字應作陘。隘於關反，巧如字。徐苦孝反，趨七須反，徐七喻反，嗇音色。

疏 葛屨二章，上章六句，下章五句，至將之。正義曰：作葛屨詩者，刺褊也，所以刺之者，魏之土地既以陘隘，故其民機心巧，為以趨於利。其君又儉嗇，且褊急而無德，教以將撫之。今魏俗彌趨於利，故刺之也。言魏地陘隘者，若地廣民稀，則情不趨利。地陘民稠，耕稼無所衣食，不給機巧易生人君，不知其非反覆儉嗇褊急，德教不加於民，所以日見侵削。故舉其民俗，君情以刺之。機巧趨利者，章上四句是也。儉嗇言愛物褊急，言性躁二者大同。故直云刺褊卒章下二句是也。上章下二句，下章上三句，皆申說未三月之婦不可縫裳，亦是趨利之士也。箋儉嗇至侵削。正義曰：以下園有桃及陟岵序，皆云國小而迫，日以侵削。故箋採下章**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也。糾糾猶繚繚，而言其刺之意。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
糾糾猶繚繚也。夏葛屨冬皮屨，高屨非所以履霜。箋云：葛屨賤，皮屨貴。魏俗至冬猶謂高屨，可以履霜，利其賤也。糾，吉黝反。沈居酉反。繚音了。沈音。

揜揜女手可以縫裳。
揜揜猶織織也。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箋云：言女手者，未三月未成，為婦裳。男子之下服賤，又未可使縫。魏俗使未三月，婦縫裳者，利其事也。揜所循反，又所感反。徐又息廉反。

要之褌之，好人服之。
要，褌也。要，褌也。貌，織息廉反。見賢遍反。要之褌之，好人服之。要，褌也。要，褌也。

好人好女手之人箋云服整也。要於逆反。鍊紀力反屬音燭著。直畧反。整治之謂鬻著之。要於逆反。鍊紀力反屬音燭著。直畧反。

疏之為履。魏俗利其賤。至冬日猶謂之可以履寒。霜慘慘然未成。婦之女手。魏俗利其士。新來嫁猶謂之可以縫衣裳。

又深譏魏俗言。履之也。領之也。在上之衣。尊好人可使整。治之裳。乃服之。褻者亦使女手。繡之。見其趨利之甚。傳糾糾

至履霜。正義曰。糾糾為高履之狀。當為絲。疏之貌。故云。纏繚繚也。上冠禮云。履夏用葛。冬皮。履可也。士喪禮云。夏葛履。

冬白履。注云。冬皮履。變言白者。明夏時用葛。亦白也。是衣服之宜。當夏高履。冬皮履也。月冬。季秋霜始降。則履霜。自秋始

言之也。凡履冬皮夏葛。則無用絲之時。而少儀云。國家廢幣。君子不履絲屨者。謂皮履以絲為飾也。天官履人。說履為之

飾。有絢。縵。純。是履用絲為飾。夏日之有葛履。猶給所以當暑。特為便於時耳。非行禮之服。若行禮之服。雖夏猶當用皮

也。傳。慘慘至婦功。正義曰。慘慘為女手之狀。則為織細之貌。故云。猶織。說文云。織好手。古詩云。織織出素手。是也。

下云。宛然左。碎是已。入夫家。既入夫家。仍云。女手明是未成。婦也。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稱來婦。又云。女未廟見而死。歸

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則知既廟見者。為成婦矣。既成。為婦。則當家。上盡為此。樂使之。逢裳。明是未可。縫裳。故云。三

月廟見。然後執婦功。三月廟見。謂無舅姑者。婦入三月。乃見於舅姑之廟。若有舅姑。則士婚禮所云。質明。質見。婦於舅姑

不待三月也。雖於昏之明日。即見舅姑也。亦三月。乃助祭。行故易歸妹。注及鄭。歲膏。皆引士昏禮云。婦入三月。而後祭

行。然則雖見舅姑。猶未祭。行亦未成。婦也。成婦。雖待三月。其比。則當夕成矣。士昏禮云。其夕在席。於奧。良席在東。皆有枋

云。昏禮之。暮。枕席相連。見其當夕成昏也。箋言。女至其下。正義曰。以婦人之服。不殊裳。故知所言裳者。指男子之下

服也。曲禮曰。諸母不漱裳。唯舉裳不漱。則衣可漱。明裳為賤。傳。要至之人。正義曰。士喪禮云。遂者。左執領。右執要。

又曰。遂者。以褶必有裳。執衣如初。注云。帛為褶。無絮。雖復與禪同。有裳。乃成。攝然。則遂服有衣。有裳。而左古執之。則左執

衣領。右執裳。要此。要謂裳要字。宜從衣。故云。要。要。是裳。要。則襦為衣領。說文亦云。襟衣領也。二者於衣於裳。各在其

上。且又功少。故好人可使整。治。屬著之上。云。女手。此云。好人。故云。好人。女手之人。今定本云。好人。好人。女手之人。者。義亦通。

故云。好人。女手之人。今定本云。好人。好人。女手之人。者。義亦通。

故云。好人。女手之人。今定本云。好人。好人。女手之人。者。義亦通。

故云。好人。女手之人。今定本云。好人。好人。女手之人。者。義亦通。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揅提提安諦也死辟貌婦至門夫揖而入不

收當專死然而左辟象揅所以為飾箋云婦新至揖於威儀

如是使之非禮。提徒方反宛於阮反辟音避注同一音婢

亦反掃勅帝。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箋云魏俗所以然者維是魏君褊心無

反諦音帝。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者君心褊急無

德教使之耳
疏安詳審諦也提然至門之時其夫揖之不

敢當夫之揖死然而左辟之
又佩其象骨之揅以為飾或慎

威儀如是故使之縫裳魏俗所以然者維是魏君褊心無

德教使然我是以為此刺也。傳提提至為飾。正義曰釋

訓云提提安也孫炎曰提提行步之安也言安諦謂行步安

婦至門夫揖而入也此好人不敢當夫之尊故宛然而左還

辟之不敢當主故就客位。箋魏俗至刺之。正義曰如此

箋則魏俗之趨利由君也序云魏地陘隘其民機巧趨利則

以魏俗先然與此反者魏俗趨利實由地陘使然人君當知

其不可而以政反之今君乃儉嗇且褊急而無德教至使民

俗益復趨利故刺之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沮如汾音扶云反沮音子預一以如
音如預反其君子一本無子字。
疏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能勤躬自采菜刺其不得禮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

莫汾水也沮如其漸洳者莫菜也箋云言我也於彼汾水

如字又
彼其之子美無度箋云之子是子也莫音暮漸

接庶反
美無度殊異乎公路路車也箋云是子之德美信無

路之禮也公路主君之軒車庶子為之晉趙盾
疏彼汾至

為既車之族是也。軒本作旌音毛盾徒本反

正義曰由魏君儉以能勤於彼汾水漸洳之中我魏若親往

采其莫以為菜是儉而能勤也彼其采莫之子能勤儉如是

具美信無限度矣非尺寸可量也美雖無度其采莫之士殊

李華詩本八 寺虎五之三

○傳汾水至莫菜。正義曰汾是水名沮如潤澤之處故為
斷如莫菜者陸機疏云莫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
而長有毛刺今人緜以取齒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為羹
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何汾之間謂
之莫菜王肅孫毓皆以為大夫采菜其集注序云君子儉以
能勤案今定本及諸本序直云其君義亦得通。箋之子至
尺寸。正義曰之子是子釋訓文死丘云游蕩無度實之初
筵云飲酒無度皆謂無節度也此不得為美無節度故為無
復度限言不可以尺寸量也。箋見子至是也。正義曰公
路與公行一也以其主君路車謂之公路主兵車之行列者
則謂之公行正是一官也宣二年左傳云晉成公立乃官卿
之適以為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趙盾
請以為庶子讓公族而為公行言為乾車之族是其事也趙盾
自以為庶子讓公族而為公行言為乾車之族明公行掌
車服虔云乾車戎車之倅杜預云公行之官是也其公族則
適子為之掌君宗族成十八年左傳曰晉荀會禦驪韓無忌
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恭儉孝悌是公族主君之同姓
故下箋云公族主君同姓昭穆是也傳有公族餘子公行
有公路公行公族知公路非餘子者餘子自掌餘子之政不
掌公車不得謂之公路明公路即公行變文以韻句耳此公
李氏云公行廿八 寺充五之三 五

族公行諸侯之官故魏晉有之天子則巾車掌王之五路車
僕掌戎車之倅周禮六官皆無公族公行之官是天子諸侯
異禮也。彼汾一方言采其桑。箋云采桑親蠶事也。彼其之子

美如英。萬人為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公行從公之行
行者主君兵車之行。疏。傳萬人為英。正義曰禮傳注云
列。行戶即反注同。疏。英俊選之尤者則英是賢才
之稱此傳及尹文子皆萬人為英大戴禮辨名記云千人為英異人之說殊也。彼汾一曲。采

其蕒。蕒水鳥也。蕒音績一名牛。疏。傳蕒水鳥。正義
李巡曰別二名郭璞引毛詩傳曰水蕒也如續斷寸寸有節
枝之可復陸機疏云今澤蕒也其葉如車前草大其味亦相
似徐州廣。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公族公屬箋云公族主君同姓
昭穆也。昭紹遙反說文作仍

汾沮如三章章六句

公族公屬箋云公族主君同姓
昭穆也。昭紹遙反說文作仍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

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

也疏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至是詩。正義曰儉嗇不用

教數被攻伐故連言國小而迫日以侵削於無所當也園有桃其實之殺與也。園

實之殺園有民得其力。箋云魏君薄公統省國用不取於

民食園桃而已不施德教民無以戰其侵削之由由是也

殺本又作有音心之憂矣我歌且謠歌曲合樂曰謠。曰謠云

我心憂君之行如此故歌謠以寫我憂不我知者謂我

士也驕箋云士事也。不知我所為歌謠之意者反謂彼

人是哉子曰何其君也曰於也。不知我所為憂者既非

責我。又曰君儉而嗇所行是其道哉子於此憂之心之憂

何乎。何其音基下章同。夫人音符何為如字。心之憂

矣其誰知之箋云知是言眾臣其誰知之善亦勿

思箋云無知我憂所為者則宜無復思念之以自

至勿思。毛以為園有桃得其為之殺以與國有民得其

大夫憂之言已心之憂矣我遂歌而且謠以寫中心之憂不

知我者見我無故歌謠謂我於君事也驕逸然故彼人又言

云君之行是哉子之歌謠欲何其為乎彼人既不知我而責

我矣而我心之憂矣其誰能知之既無知我者或謗我使我

得罪其有誰能知之我蓋欲亦自止勿復思念之彼人正謂

不知我者曰其並為辭。鄭以為園有桃魏君取其實為之

殺不與為異又以彼人為君曰為於言不知我者謂我於君

事驕逸又言從君之行儉而嗇是其道哉子於此憂之何餘

同。箋魏君至由是。正義曰魏君薄於公統乃是人君美

六

寺五之三

六

堂

莫不厚統故美其傳賦歛耳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是當皆重欵也易傳者以云其實之殺明食桃為殺即是儉嗇之事。傳曲也此文歌謠相對謠既徒歌則歌不徒矣故云曲合聲消搖也。正義曰釋樂云徒歌謂之謠孫炎曰樂曰歌樂即琴瑟行葦傳曰歌者合於琴瑟也。歌謠對文如此散則歌為摠名論語云子與人歌檀弓稱孔子歌曰泰山其頽乎之類未必合樂也。傳夫人謂我欲何為乎。正義曰夫人即經之彼人也。今定本云彼人不云夫人義亦通也。何為即經之何其也。彼人謂我何為者言彼不知我者之人謂我歌謠無所為也。箋以上已云不知我者此無為更斥其人故以為彼人。片園有棘其實之食。棘棗也。棘紀君也曰於釋詁文。園有棘其實之食。反從兩束俗作。同心之憂矣聊以行國。箋云聊且且各之辭也。聊出行於國中觀民事以寫憂。不我知者謂我士也罔極。極中也。箋云見我聊出行於國中謂我於君事无中正。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桃二章章十一句

詩子十五卷八十一 寺京五之三

七

董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為大國所徵

發。岵音力此傳及解岵共尔雅不同王肅依尔雅數音朔侵削本或作因小而迫數見侵削者誤。疏三章

言其思念之由經陳思念之事經无弟而序言之者經以父母與兄已所尊敬故思其戒其實弟亦離散故序言之以協

句今定本云國迫而數侵削義亦通也。箋云役乎至徵發

。正義曰箋以文承數見侵削嫌為從役以拒大國故辨之

云為大國所徵發也知者以言役乎大國則為大國所役猶

空所役明是大國徵發之。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山无

曰帖箋云孝子行役思其父之戒乃登彼岵。父曰嗟予子

行役夙夜無已。無解倦。莫音暮解音介。上墳旃

哉猶來無止

旃之猶可也。父尚義。箋云：止者謂旃之然反。

疏

彼陟

至无止。正義曰：孝子在役之時，以親戚離散而思念之言。已登彼岵山之上，方瞻望我父所在之處，方我本欲行之時，而父教戒我曰：嗟，汝我子也，汝從軍行役在道之時，當早起夜寐，无得已止。又言：若至軍中，在部列之上，當慎之哉。可來乃來，无止軍事而來。若止軍事，當有刑誅，故深戒之。傳：山无草木，曰岵。正義曰：釋山云：多草木，曰岵。无草木，曰岵。傳言：无草木，曰岵。下云：有草木，曰岵。與尔雅正。反當是轉寫誤也。定本亦然。傳旃之至尚義。正義曰：此旃與采芩舍旃旃皆為疑句，故訓為之。猶可釋言：文父尚義者，解孝子所以稱父戒已之意，由父之於子尚義，故戒之二章。傳曰：母尚恩，卒章傳曰：兄尚親，皆於章末言之，俱明見戒之意，以其恩義親故也。文十八年左傳曰：舜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恩即慈也。親則友也。箋上者，至列時。正義曰：上言行役是在道之辭也。此變言上，又云可來，乃來，明在軍上為部分行列時也。曲禮曰：左右有司，其高注云：高部分也。謂軍中各有所部，為行列之分。與此一也。陟

彼岵兮瞻望母兮

山有草木曰岵。箋云：此又思母之戒而登岵山而望之也。岵音起。

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

季少子也。无寐无耆寐也。少詩照反者常志反。

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母尚恩也。陟彼岡兮瞻望兄兮

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借

借俱也。上慎旃哉猶來

無死

兄尚親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莫后

反古作晦俗

疏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至居焉。正義曰：作畝皆同。經二章皆言十畝一夫之分不能百畝是為削小無所居謂土田阨隘不足耕墾以居生非謂無居宅也。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

兮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箋云古者一夫百畝今十畝之間往來者閑閑然削小之甚。中間音閑本亦作

行與子還兮

或行來者或來還者。還本亦作

列反

疏

十畝至還

曰魏地陘隘一夫不能百畝今纔在十畝之間采桑者閉門
然或男或女共在其間往來无別也又叙其往者之辭乃相
謂曰行与子俱迴還子雖則異家得往來俱行是其削小之
甚也。傳開闢至之貌。正義曰此言之間則一家之人共
采桑於其間地陘隘无所相避故言男女无別開闢然為往
來之貌此章既言之間故下章言之外地傍徑路行非一家
故言此為多人之貌。義古者至之其。正義曰王制云
制農田百畝地官遂人云夫一厘田百畝司馬法曰畝百為
夫是一夫百畝也此言其正法耳周禮上地家百畝中地家
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又云遂上地有菜五十畝其廢易相
通皆二百畝也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野田不樹桑
虞書食貨志云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此十畝之中言有
桑者孟子及漢志言其大法耳民之所便雖田亦樹桑故上
云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古者侵其地而墾其民此得地陘隘
稠者以民有畏寇而內入故地陘也。一夫百畝今此十畝相
率十倍魏雖削小未必即然幸十畝以喻其陘隘耳。傳或
行來者或來還者。正義曰云還弓相呼而共歸下云逝弓
相呼而共往傳探下章之意故云或行來者或來還者見往
來相須故。十畝之外弓桑者泄泄弓。泄泄多人之兒
認解之。寺流五之三

行與子逝弓

箋云逝速也。速徒資反又徒帝反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

進仕爾

檀徒丹反木名。

疏

伐檀三章章九句至仕爾。正義曰在位貪鄙者經三章皆次四句

是也君子不得進仕者首章三句是也經序倒者序見由在位貪鄙令君子不得仕如其次以述之經先言君子不仕乃責在位之貪鄙故章卒二句皆言君子不素餐以責小人之貪是終始相結也此言在位則刺臣明是君貪而臣効之雖責臣亦所坎坎伐檀兮實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

漣漪

坎坎伐檀聲實置也干屋也風行水成文曰漣伐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清且漣漪云是謂君子之人不

得也仕也。坎苦感反實之既反不稼不穡胡取禾三

百廩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

種之曰稼歟之

曰播一夫之居曰廛廛獸名箋云是謂在位貪鄙无功而受
祿也冬獵曰狩宵田曰獵胡河也貉子曰貉。廛本亦作廛
又作厘直連反古者一夫田百畝別受都邑五畝之地居之
故孟子云五畝之宅是也縣音玄下皆同類本亦作恒音桓
徐郭音暄貉子也宵音消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素空
夜也貉戶各反依字作貉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素空
云彼君子者斥伐檀之人仕有功乃肯受祿。餐七 **疏** 坎
丹反說文作餐云或從水字林云吞食也沈音孫。 **疏** 坎
至餐字。正義曰言君子之人不得進仕坎坎然身自斲伐
檀木置之於河之涯欲以為輪輻之用此伐檀之人既不見
用必待明君乃仕若待河水澄清且有波漣倚然也君子不
進由在位貪鄙故責在位之人云汝不親稼種不親斂籍何
為取禾三百夫之田穀子不自冬狩不自夜獵何為視汝之
庭則有所懸者是猶獸弓汝何為無功而妄受此也彼伐檀
之君子終不肯而空餐兮汝何為無功而食祿使賢者不進
也。傳坎坎至且漣。正義曰以下云濟則則疑匪賢者不進
故云干里也易漸卦鴻漸於干注云干謂大水之傍故停水
如與此同也風行吹水而成文章者曰漣此云漣倚下云直
倚論倚漣直論水波之異倚皆辭也釋水云河水清且漣
倚大波為瀾小波為漣直波為徑李巡云分別水大小曲直

詩流之三

十

之名郭璞曰闌言渙闌也論言蘊論也徑言徑庭也漣闌雖
異而義同此詩漣論本波名直波不言徑而言直者取韻故
也下二章言伐檀則此代檀為車之輪輻亦待河水之
清方始用之而經於河干之下即言河水清故解其意此
不得進仕伐檀隱居以待可仕之世若待河水清且漣倚然
也河水性濁清則難待猶似閭主常多明君稀出既云置檀
河涯因即以河為喻襄八年左傳云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易
緯云王者太平嘉瑞之將出則河水先清是河水稀清故以
喻明君稀出也。傳種之至獸名。正義曰以稼籍相對皆
先稼後籍故知種之曰稼斂之曰籍若散則相通大田云曾
孫之稼非唯種之也湯誓云舍我穡事非唯斂之也一夫之
舌曰廛謂一夫之田百畝也地官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司
農云廛居也揚子云有田一廛謂百畝之居與此傳同也地
官載師云市廛之征鄭司農云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
也未有宅者也玄謂廛者若今云邑居里矣廛民居之區域
也里居也以廛里在國中而遂人授民田夫一廛田百畝是
廛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則鄭謂廛為民之邑居不為
一夫之田者以廛者民居之名夫山與居宅同名為廛但周
禮言夫一廛復言田百畝百畝既夫夫田故以廛為居宅即
孟子云五畝之宅是也以載師連市言之故準遂人以廛為

邑居止言胡取禾三百廛取禾宜於田中故從傳一夫之居
不易之釋獸云豹子狃郭璞曰其雌者名狸狸乃刀反今江
東通呼貉為狃狃。箋是謂至曰狃。正義曰釋天云冬獵
為獸宵田為獠李巡曰冬圍守而取禽故郭璞曰獠猶獠也
今之夜獵載鑪照者也江東亦呼獵為獠管子曰獠獵畢弋
是獠為獵之別名經云不狩不獵則狩與獵別故以獵為宵
田此對文耳散即獵通於晝夜狩兼於四時若周禮云大田
獵王制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不必皆宵田也中候云秦伯
出狩駟鐵云從公于狩未必皆冬獵也釋天又云火田為坎
狩孫炎曰放火燒草守其下風是狩非獨冬獵之名也。坎

坎伐輻方實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

也。輻音福。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

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

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疏

書古人之言故今古數言之知古億十萬者以田方百里於

今數為九百萬畝而王制云方百里為田九十億畝是億為

十萬也故彼注云億今十萬是以今曉古也楚語云百姓千

品萬官億醜皆以數相十是億十萬也詩內諸言億者毛鄭

各從其家故楚茨箋傳與此同三百億與三百廛三百困相

類若為金斛之數則大多不類故為禾秉之數秉把也謂刈

禾之把數聘札注云

秉謂刈禾盈把是也

坎坎伐輪兮實之河之漕兮

水清且淪猗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

獵胡瞻爾庭有縣鷓兮

疏

之殮客始至之大禮其食熟致之故云熟食曰殮秋官掌
云公殮五牢侯伯殮四牢子男殮三牢卿殮二牢大夫殮一
牢士殮少牢注云公侯伯子男殮皆一牢則卿大夫亦有
每故曰為熟食也。箋殮讀如魚殮之殮。正義曰宣六年
公羊傳曰晉靈公使勇士將殺趙盾入其門則無人焉上其
堂則無人焉俯而窺之方食魚殮見其事也鄭以為魚食殮
則非傳所云熟食也說文云殮水澆飯也從夕食言人旦則
食飯飯不可停故夕則食殮見殮為飯之別名易傳者鄭志
吞張逸云礼殮饗大多非可素不得与不素殮相配故易之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脩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呂驗反下同疏碩鼠

章八句至大鼠。正義曰蠶食者蠶之食桑漸漸以食使桑
尽也猶君重斂漸漸以稅使民困也言貪而畏人若大鼠然
解本以碩鼠為喻之意取其貪且畏人故序因倒述其事經
三章皆上一二句言重斂次二句言不脩其政由君重斂不脩

寺流五之三

十二

其政故下四句言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

我肯顧貫事也箋云碩大也大鼠大鼠者斥其君也女無復食我黍疾其稅斂之多也我事女三歲矣曾無

逝將去女適彼樂土箋云逝往也往矣將去女與之訣

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箋云爰得我所曰也。疏

碩鼠至得我所。正義曰國人疾其君重斂畏人比之碩鼠

言碩鼠碩鼠無食我黍猶言國君國君無重斂我財君非直

重斂於我又不脩其政我三歲以來事汝矣曾無於我之處

肯以教令恩德眷顧我也君既如是與之訣別言往矣將去

汝之彼樂土有德之國我所以之彼樂土者以此樂土若往

則曰得我所宜故也言往將去汝者謂我往之他國將去汝

國也。傳貫事。正義曰釋詁文。箋碩大至是徒。正義曰碩大釋詁文釋獸於鼠屬有鼯鼠孫炎曰五技鼠郭璞曰大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解在田中食粟巨開西呼鼯音隳鼠舍人樊光同引此詩以碩鼠為彼五技之鼠也詩憤云碩

鼠五技能飛不能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先人能穴不能覆身此之謂五技陸機疏云今河東有人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頤上跳躍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國今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鼯鼠也按此經作碩鼠訓之為大不作鼯鼠之字其義或如陸言也序云貧而畏人若大鼠然故知大鼠為斥君亦與喻之義也箋又以此民居魏蓋應久矣正言三歲貫彼者以古者三歲大比民或於是年則大比言此者謂大校比其民之數而定其版籍明於此時民或得徙地官比長職曰徙於國中及郊則徙而授之注云徙謂不便其居也或國中及郊則徙而授國中皆從而付所處之吏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是大比之際民得徙矣。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

貫女莫我肯德箋云不肯德於我逝將去女適彼樂國

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直得其直道箋云直猶正也碩鼠碩鼠無

食我苗苗嘉穀也疏傳苗嘉穀正義曰黍麥指穀實言之是鼠之所食苗之莖葉以非鼠能食之

三歲貫女莫我肯勞箋云不勞云不

逝將去女適彼樂郊郭外

樂郊樂郊誰之永號號呼也箋云之往也永歌也樂郊之地誰獨當往而歌號者言

疏誰之永號正義曰言彼有德之樂

郊誰住而獨長歌號呼呼言往釋皆歌號喜樂得所故我欲往也

正義曰之往釋詰文亦是長之訓也以永號共

碩鼠三章章八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五 (五之三)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六 (六之一)

唐蟋蟀詁訓傳第十

陸曰唐者周成王之母弟叔虞所封也其地帝堯夏禹所都之

盛漢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其地帝堯夏禹所都之南有晉水叔虞之子燮父因改為晉侯至六世孫僖侯名曰節之今詩本其風俗故云唐也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唐譜乃遷河東平陽。正義曰以序云有堯之遺風則堯

都之也漢書地理志云太原晉陽也史記晉世家云唐在河汾之東

入汾是漢時為太原晉陽也史記晉世家云唐在河汾之東

方百里言百里則堯為諸侯所居故云堯始居此地地理志云

後遷河東平陽也皇甫謐云堯為天子都平陽禹受舜禪都

平陽或於安邑或於晉陽則夏都亦在晉境故定四年左傳

云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是也此不言有夏都者因序云有

堯之遺風故指述堯事而已論語注云未知六百里者晉

衛與則晉初六百百里矣而世家云百里者言古唐國之大耳

非謂晉初唯方百里也。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

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為晉侯。正義曰昭十五年左傳

稱周景王謂晉籍談曰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晉世家云

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君史佚因

言請擇日王曰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

言則史書之於是封叔虞於唐是成王封母弟於堯之故墟

也地名晉陽是也南有晉水地理志云唐有晉水叔虞之故墟

為晉侯是漢以晉水改為晉侯蓋時王命使改之也皇甫謐

云堯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是也後徙晉陽及為天子都平

居曲沃近平陽焉。正義曰案晉世家云唐叔生晉侯燹燹
生武侯寧族族生成侯服人地理志云河東郡聞喜縣故曲
沃也晉成侯自晉陽徙此是鄭所據之文也。昔堯之末洪
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
於今。正義曰堯典云帝曰咨曰禹湯洪水方害下民其
咨又稱使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皋陶謨云禹曰洪水滔天
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既稷播奏庶艱食鮮食丞民乃粒以禹
既治水萬國乃粒是未治水之時萬國不粒也禮稱凶荒殺
禮明堯於九年之內殺禮以救艱厄故儉嗇其流乃被於今
謂作詩時也。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信侯焉晉
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開之唐之變風始作。正義曰案晉世
家云成侯生厲侯福福生靖侯宜曰曰生信侯司徒是信侯
乃成侯曾孫也世家又云靖侯十七年厲王山奔于彘大臣
行政故云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則信侯元年當共和二年也
故知當共和之時。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正義曰案晉
出家云信侯生獻侯籍籍生穆侯費王是也知徙於絳者以
成侯徙居曲沃則曲沃為晉都矣至昭公之時分曲沃以封
桓叔則正都不在曲沃明昭公已前已徙絳矣知穆侯徙者
蓋相傳為然地理志云河東絳縣晉武公自曲沃徙此者以
桓叔別封曲沃武公既并晉國徙就晉都故云自曲沃徙此

小傳

卷九十六之一

二

耳非謂武公始都絳也然則穆侯以後晉恒都絳而隱五年
左傳云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又謂之為翼者杜預云翼
晉舊都在平陽絳邑縣東穆侯徙絳昭侯以下又徙於翼乃
武公并晉又都絳也莊二十六年左傳稱晉獻公命士為盡
絳以深其官明是武公徙絳也晉世家云獻公使士為盡
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案左傳云晉士為使羣公子盡
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則城
聚以處羣公子非晉都也世家言命聚曰絳非也世家又二
穆侯卒弟殤叔立四年為穆侯太子仇所殺仇立是為文侯
三十五年卒昭侯立元年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七年為大
巨潘父所殺子孝侯立十五年為曲沃莊伯所殺子鄂侯立
立六年當魯隱五年卒子哀侯立九年為曲沃武公所盡
子小子侯立四年為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周僖王命曲沃武公
為晉君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又二年卒子獻公諸諸立
二十六年卒此其君次也案隱五年左傳曲沃莊伯伐翼翼
侯奔隨秋王命虢父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六年傳曰翼九
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笑于隨納諸晉人謂之鄂侯
則哀侯之立鄂侯未卒止家言卒非也其詩則蟋蟀刺僖公
為信公詩也山有樞揚之水椒聊鴉羽序言昭公則昭公詩

也綢繆杖杜羔裘在其間從可知也無衣有杖之杜則皆武公則武公詩也葛生采苓刺獻公則獻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案鄭詩出其東門序云公子五爭五公子爭矣最處後知出其東門為厲公之詩鶴羽序云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小子侯處五世之未鶴羽不為小子侯詩者以昭公肇為亂階五世不息君子從後昭公所為雖復後世始作而主刺昭公故序云昭公之後明其刺昭公也出其東門由兵革不息而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乃是當時之事故為厲公之詩但序本為亂之由故言公子五爭耳此實晉也而題之曰唐故序每篇言晉鶴羽杖杜既言刺時於文不可言晉後上明之可知也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憂深思遠謂死矣百歲之後之類也○蟋蟀上音悉下所律反說云蟋蟀作蛭僖公許其反史記作釐侯中丁仲反樂

音洛下皆同思○疏蟋蟀三章章八句至風焉○正義曰作息嗣反注同○蟋蟀詩者刺晉僖公也由僖公太儉偏

下不中禮度故作是蟋蟀之詩以閔傷之欲其及時及歲暮開暇之時以禮自娛樂也以其太儉故欲其自樂樂失於盈又恐過禮欲令節之以禮自娛樂者下四句是也既序一篇之義又上四句是也以禮自娛樂者下四句是也既序一篇之義又

序名晉為唐之意此實晉也而謂之唐者太師察其詩之音旨本其國之風俗見其所憂之事深所思之事遠儉約而能用禮有唐堯之遺風故名之曰唐也故季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其憂之遠也是憂思深遠

之事情見於詩詩為樂章樂音之中有堯之風俗也○箋憂深至之類○正義曰此二文計及死後之事是其憂念深思慮遠也言之類者憂深思遠之事非獨在此二文以其二事顯見故引當之耳其實諸篇皆有深遠之志羔裘箋云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亦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以其事顯見故言之耳

樂日月其除蟋蟀蝻也九月在堂聿除去也箋云我我

以自樂矣今不自樂日月且過去不復暇為之謂十二月當復命農計耦耕事○聿允猶反莫音暮除直慮反注同蝻俱

勇反沈又九具反趨織也一名靖烈復扶又反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已甚

也幾云君雖當自樂亦無甚大樂欲其用禮為節也又當主思於所居之事謂國中政令○大音泰徐勣佐友下同居義

如字協韻音據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荒大也瞿瞿然顧禮義也箋云荒廢亂也良善

也君之好義不當至於廢亂政事當如善士瞿疏瞿○毛以

為僖公儉不中禮詩人戒之欲令及時自樂言九月之時蟋

蟀之虫在於室堂之上矣是歲晚之候歲遂其將欲晚矣此

時農功已畢人君可以自樂今我君僖公不於此時自樂日

月其將過去農事又起不得閑暇而為之君何不及時自樂

乎既勸君自樂又恐其過禮君今雖當自樂又須用禮為節

君若自樂無甚太樂當主思其所居之事當以禮樂自居無

得勿忘之也又戒僖公君若好樂無得太好之當如善士瞿

瞿然顧於禮義勿使踰越於禮也○鄭唯其居謂國中政令

荒謂廢亂政事為異餘同○傳蟋蟀至除去○正義曰蟋蟀

蜚釋虫文李巡曰蜚一名蟋蟀蟋蟀蜻蛚也郭璞曰今趨織

也陸機疏云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

蜚一名蜻蛚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趨織黑語曰趨織

鳴類婦驚是也七月之篇說蟋蟀之事云九月在戶傳云九

月在堂堂者室之基也戶內戶外總名為堂禮運曰醴醜在

戶案醜在堂對文言之則堂與戶別散則近戶之地亦名堂

也故禮言升堂者皆謂從階至戶也此言在堂謂在室戶之

外與戶相近是九月可知時當九月則歲末為暮而言歲暮

其暮者言其過此月後則歲遂將暮耳謂十月以後為歲暮

也此月未為暮也采薇云曰歸曰歸歲亦暮止其下章云曰歸曰歸歲亦陽止十月為陽明暮止亦十月也小明云歲聿云暮采蕭獲菽采獲是九月之事也云歲聿云暮其意與此同也歲實未暮而云聿暮故知聿為遂遂者從始嚮末之言也除者棄去之名故為去也○箋我我至耕事○正義曰勸君使之自樂故知我我僖公也七月箋云言此者著將寒有漸蟋蟀記將寒之候此言歲時之候者七月下文論備寒之事故為寒來之候此云歲聿其暮故云歲時之候月令季冬云告民出五穀命農計耦耕脩耒耜具田器注云大寒氣過農事將起是十二月以後不暇復為樂也禮國君無故不徹懸必須辰功之隙乃作樂者場功未畢勸課農桑雖不徹鐘鼓自擊奏未得大設燕飲適意娛樂也七月云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言幽君閑於政事乃饗羣臣是十月為自樂之時也○傳已甚康樂職主○正義曰已訓止也物甚

則止故已為甚也康樂職主皆釋詁文傳不詳其居之義二
章其外傳以禮樂無使越於禮樂之外則其居謂以禮樂自居則我思
其外謂常思禮樂至於荒淫則可憂也故王肅云其居主思
可憂謂踰越禮樂至於荒淫則可憂也故王肅云其居主思
以禮樂自居也其外言思無越於禮樂也其憂言荒則憂也
○箋君雖至政也其外言正義曰以序言敬其以禮自娛樂故知
欲其用禮為節也樂記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
盈人所歡進謂自勉強反謂自抑止是禮須勤力行之惟恐
倦怠樂者令人歡樂惟恐奢放詩人既勸自樂又恐過度故
戒之使用禮也箋以上句言無已大康已章言外謂居復言
職思其居不恒更處禮樂居謂居處也二章言外謂居處之
外則其居謂所居之國也故易傳以為主思所居之事謂國中
政令也其居既其憂為鄰國知其外謂國外至四境也四境之
外則有鄰國故其憂為鄰國傳荒大至禮義○正義曰荒大
自近及遠故從內而外也○傳荒大至禮義○正義曰荒大
廣遠之言故為大也釋訓云瞿瞿休休儉也李巡曰皆良士
顧禮節之儉也此傳云顧禮義下傳云休休樂道之心皆謂
治身儉約故能樂道顧禮也○箋荒廢至禮義○正義曰宛
立序云淫荒昏亂還及盧令序云刺荒也荒者皆謂廢亂政
候番劉校

詩疏卷之一

事故易傳以荒為廢○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

樂日月其邁也○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外禮樂

禮樂此一樂字音也○好樂無荒良士蹶蹶蹶蹶動而

衛反蹶蹶動也○釋訓云蹶蹶敏也○蟋蟀在堂役

車其休箋云庶人乘役車○正義

車文也彼注云役車方箱可載在器以供役然則收納禾稼

亦用此車故役車休息是農功畢無事也酒誥云肇牽車牛

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則庶人之車冬月亦行而云休者

據其農功既終載運事畢故言休耳不言冬月不行也○今

我不樂日月其慆慆過也○無已大康職思其憂

憂可憂也箋云憂者謂鄰國侵伐之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休休樂

蟋蟀三章章八句

昭公分其國地以封沃國謂封叔父桓叔於曲沃之邑也
叔有德沃是大都沃國日以盛強昭公國既削小身又無德
其國日以微弱故晉國之人皆將叛而歸於沃國焉昭公分
國封沃已為不可國人將叛又不能撫之也故刺之此刺昭
公經皆陳桓叔之德者由昭公無德而微弱桓叔有德而盛
強國人叛從桓叔昭公之國危矣而昭公不知故陳桓叔有
德民樂從之所以刺昭公也○箋封沃至之邑○正義曰封
沃者使專有之別為沃國不復屬晉故云以封沃也桓二年
左傳云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
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弟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
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
此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於曲沃
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
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固乎惠之
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是封桓叔於沃之事
也此邑本名曲沃序單言沃則既封之後謂之沃國故云沃
曲沃也地理志云河東聞喜縣故曲沃也武帝元鼎六年
年行過更名應劭曰武帝於此聞南越破改曰聞喜

之水白石鑿鑿

與也鑿鑿然鮮明貌箋云激揚之水激
流湍疾洗去垢濁使白石鑿鑿然與者

喻桓叔盛疆除民所惡民得以有孔義也○鑿于洛反激經
歷反湍吐端反洗蘇札反又蘇典反去美呂反垢古口反惡
烏路反**素衣朱襪從子于沃**衣沃曲沃也箋三繡繡丹朱中
又如字

繡繡丹朱中衣中衣以繡繡為領丹朱為純也國之欲進
此服去從桓叔○裸音傳字林方沃反繡音秀衆家田毛並
依字下文同鄭改為實繡音庚宵

音消本作繡純真允反又道順反**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箋云君子謂桓

疏○樂音洛

白石鑿鑿然而鮮明以與桓叔之德政教寬明行於民上除
去民之疾惡使沃國之民皆欲叛而從之以素為衣丹朱為緣

銷繡為領此諸侯之中也國人欲得造制此素衣朱襪之
服進之以從子桓叔于沃國也國人惟欲歸于沃唯恐不見
桓叔皆云我既得見此君子桓叔則云何乎而得不樂言其
實樂也桓叔之得民心如是民將叛而從之而昭公不知故
刺之○傳繡繡文以履領是襪為領也郊特牲云繡繡丹朱中衣
大夫之潛禮也大夫服之則為僭知諸侯當服之也中衣者

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其制如深衣故禮記深衣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緼之以絲者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中衣用素詩云素衣朱襮王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明矣是言中衣之制與深衣同也其異者中衣之袖小長耳玉藻云中衣繼揜尺注云中衣繼揜一尺深衣緣而已是中衣之袖長也言大夫祭服中衣用素者謂自祭耳其助祭則士服爵弁之服以絲為衣則士以上助祭之服中衣皆用素也少牢饋食之禮是大夫自祭家廟其服用朝服中衣用素者謂大國之孤也雜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於已注云弁而祭於已唯孤耳弁謂爵弁爵弁是絲衣明中衣亦用素用素則同不必以繡黼為領繡黼唯諸侯乃得服之耳晉封桓叔於沃別為諸侯之國故晉人欲以諸侯之服往從之桓叔雖受封於晉正是晉自封之非天子之命天子不賜以爵晉是諸侯不得以爵賜諸侯桓叔伯皆以字配諡蓋雖君其國未有爵命左傳每云曲沃伯或可自稱伯也傳不注序故於此解沃為曲沃也○箋繡當至桓叔○正義曰傳之所言郊特牲文彼注云繡黼丹朱以為中衣領緣也繡讀為綃綃繡名引詩云素衣朱綃彼注此箋皆破繡為綃者以其繡之與繡共作中衣之領案考工記云白與

詩疏卷之一

林宣衣訖

九

周司

黑謂之黼五色備謂之繡若五色聚居則白黑并為繡文不得別為黼稱繡黼不得同處明知非繡字也故破繡為綃綃是繡各士昏禮注引詩云素衣朱綃魯詩以綃為綺屬然則繡以為衣領然後名之為襮故爾雅黼領謂之襮為領之別名也案此下章作素衣朱繡而郊特牲及士昏禮二注引詩皆作素衣朱綃者箋破此傳繡當為綃下章繡字亦破為綃箋不言者從此而略之耳此已破為綃禮記注從破引之猶月令云鮮羔開冰注云鮮當為獻七月引之徑作獻羔開冰與此同也此則鄭之說耳案下章傳曰繡黼也則是以繡為義未必如鄭為綃也如傳意繡得為黼者繡是畫繡是刺之雖五色備具乃成為繡初刺一色即是作繡之法故繡為刺名傳言繡黼者謂於繡之上繡刺以為黼非訓繡為黼也孫炎注爾雅云繡刺黼又以襪領是取毛繡黼為義其意不與箋同不破繡字義亦通也箋以素衣朱襮之下即云從子于沃故言晉國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言民愛之故以衣非民為之也

朱繡從子于鵠

揚之水白石皓皓

皓皓素衣

繡黼也鵠曲沃邑

皓皓素白也素衣

傳鵠曲沃邑

正義曰晉封桓

叔於曲沃非獨一邑而已其都在曲既見君子云何其

憂言無也揚之水白石粼粼粼粼清澈也。粼粼新反

作徹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聞曲沃有善政命不敢以告人箋云不敢以告人而

去者畏昭公謂已動民心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叔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成血疆能脩其政

知其蕃衍盛也天子孫將有晉國焉○叔聊木名

衍延疏叔聊二章章六句至國焉正義曰作叔聊詩者

善反其政教知其後出稍復蕃衍盛也天子孫將有晉國焉昭公

不知故刺之此序序其具刺之由也一章皆陳桓叔有美德

子孫蕃衍之事叔聊之實蕃衍盈升性馨香而少實今一

彼其之子碩大無朋也碩謂壯貌佼好也謂桓叔

博也無朋平均不朋黨○比王肅孫毓申毛必發反叔聊

且遠條且條長也箋云叔之氣日益遠長似桓疏叔

且○正義曰叔之性芬芳而少實今叔聊一採之實乃蕃衍

滿於一升其多非其常以與桓叔晉君之支別今子孫衆多

亦非其常也桓叔子孫既多又有美德彼已具子謂桓叔其

人形貌盛壯得美廣大無朋黨阿比之惡行也叔之香氣日

益長遠以興桓叔之德彌益廣博桓叔子孫既多德益廣博

必將并有晉國而昭公不知故刺之聊且皆語助也○傳叔

聊叔○正義曰釋木云叔大椒郭璞曰今椒樹叢生實大者

而滑澤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煮其葉以為香今成臯諸

山間有椒謂之竹葉椒其樹亦如蜀椒少毒熱不中合藥也

皆相似子長而不圓其香其味似橘皮且上瘴鹿食此椒

其肉自然作椒橘香。○斲椒之性至以盛。○正義曰言性芬
香喻美德故下句椒之氣日益長遠喻桓叔德彌廣博是取
椒椒醜求李巡曰椒菜更也。椒菜更皆有房故曰採採實也。
郭璞曰采更子聚生成房見椒之房名爲採也。知蕃衍滿
升謂一採之實者若論一樹則不啻一升。竊據一實又不足
滿升且詩取蕃多爲喻不言一實之大故知謂一採之實也。
驗今椒實一畧之內唯有一實時有二實者少耳。今言一採
滿升彼多爲喻非實事也。王肅云種一實蕃衍滿一升若種
一實則成一樹非徒一升而已。不得以種一實爲喻也。○傳
朋比。○正義曰朋黨也。北謂阿比。朋亦比之義。故以朋爲比
也。○箋之子至朋黨。○正義曰以碩下有大不宜復訓爲大
故以碩爲莊。校貌大謂大德無朋者無朋比之行。故知謂平
均無其朋黨也。孫毓云桓叔阻邑不臣以孽傾宗與潘父比
至殺昭公而求入。○正義曰平而不朋黨乎。斯不然矣。此言桓
叔能備國政撫民。○正義曰望桓叔之美刺昭公之惡耳。不得以
傾宗阻邑爲桓叔罪也。即如疏言桓叔罪多矣。詩人何得稱
其碩大且篤能脩其政乎。目桓叔別封於沃自是鄰國相陵
安得責其不臣。○傳條長。○正義曰尚書
稱厥木惟條謂木枝長故以條爲長也。

椒聊之實蕃

彼其之子碩大且篤焉

需手曰躬。○躬本
又作鞠。九六反。

彼其之子碩大且篤焉

篤厚

疏

直篤厚。○正
善曰釋詁文。

椒聊且遠條且

言聲之
遠聞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

毛詩

注疏卷第六

六

